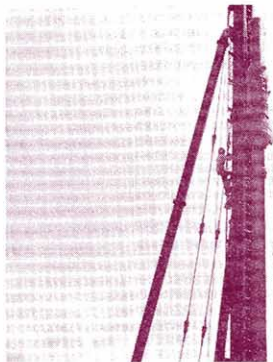


知識份子

第五期



高原女游擊隊員



(1) 靠勞力吃飯，冒着危險的一群。
這不是馬戲團裡的空中飛人，而是



(3) 身手和熟練的技巧是不可缺少的。
一間屋子的搭成，工人們矯健的

工場上

我們常常經過建築工場，我們也常常看到

汗流浹背的建築工人。但，建築工人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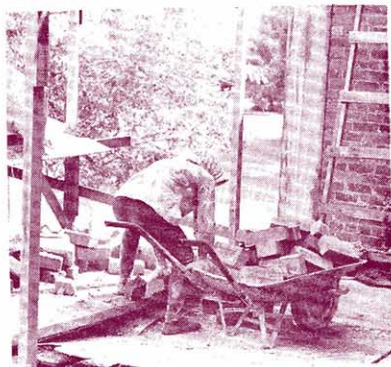
我們又懂得多少？

那天，我們這群知識份子，到新加坡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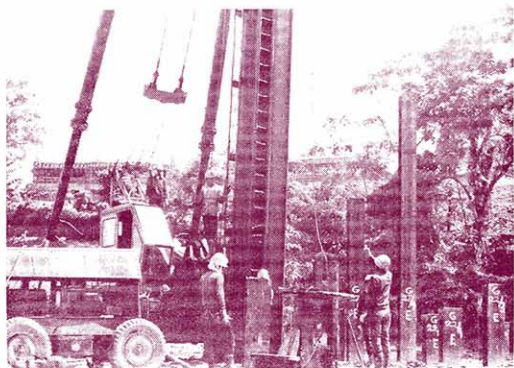
多個工場走走，總算看到一些片面。



(4) 一個在攪拌石灰的女工。



(5) 工作是不引人注意的。
在工場上，有許多瑣碎、沉悶的



(2) 機器，是要靠雙手來操作的。



(6) 要堆砌的磚塊是數不清的。



譯者按：本文是 *The University And Revolution* 一書中的一章，作者 Jack Newfield 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特許會員。本文概括了作者對新左派的原由和發展的初步探索所得。由於美國進步學生正處在激變的時候，作者不可能在二年前（寫作本文時）指出學生運動的方向，這點敬請讀者們注意。

清江譯

近幾年來，世界各地的學生運動洶湧澎湃，越來越多的學生走出學校，跑上街道。而美國更成了學生運動的中心。

然而，美國的學生運動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由哪類學生所策動的？

早在一九五九年五月，曾經有超過二萬名的學生（他們原來是安靜的一群）出乎意料的聚集在林肯石像下，為爭取黑白學生同校而請願。接着又發生了許多學生示威、靜坐抗議的事件。可見很早以來，學生們就已經以示威行動來發洩他們對事物的不滿。

最近十年以來，有一派叫做「新左派」的學生在這些學生運動中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他們的勢力還在不斷地擴展中。一九六九年一月，一份商業性的雜誌——幸運雜誌，曾經對那些年齡在十八至廿四歲的青年學生作了一項深入的調查。這項調查的結果揭露了全國六百七十萬個學院的學生中，有大約七十五萬個被認作是新左派份子，有五分之二的學生——大約三百萬人——對賺錢的事業漠不關心。

但是這項調查顯然忽視了那些廿五歲以上的高校青年們的活動，而且也低估了中學生們的活動性。其實，有許多在市區中心的中學生們比大學生更妥協，更具有反抗性。正如最近一位作家所提到的：「中學生是不易控制的，仄·桂瓦拉在十二歲的時候就不做家課了。」

正當紐約時報每天都有中學和學院動亂報導，並且全國各地對學生「好戰份子」的恐慌在不斷的增長，我們有必要對這一類關於學生的意志和行動的錯誤報導和誤解作一番分析：

一、新左派是現實的：—

我們不能隨意的將這些「新左派」的活動當作是一種不由自主的、弗洛依德式的對上一代的革命，或者相當於搶女生底褲的幼稚行動，或者以為那是毛澤東主義份子所策動的陰謀。新左派的活動份子，大多數是出身於自由的中上階層家庭，是這一代青年中，

最聰明和最敏感的成員。這正如羅柏·肯尼迪在他的尋找新世界中所說：—

「自這個共和國建國以來，沒有任何年青的一代比他們更聰明、更積極、或受更好的教育。」

在肯尼迪心目中的年青人是這些典型的、和平的和有道德觀念的活動份子。他們和那些瘋狂的、運用暴力和放火的恐怖份子不同。但要消除群眾對這些典型的活動份子的誤解並不容易。因為大眾媒介——特別是廣播網和新聞週刊等——已經替人們描繪了一幅「學生騷亂者」的專橫形象的漫畫。他披着又長又髒的頭髮，是一個衝動、慾念滿身的傢伙。他崇尚武力，毫無理性和反民主。他很殘酷，並且憎恨美國。

然而，這樣的形象只能適用於革命派中少數的幾個份子。在大約三百萬不妥協的青年學生裡，只有三萬個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註一）組織的會員，他們也不是每一個都同意用暴力。這幅漫畫式的形象，是帶有偏見，和為迎合群眾的胃口的。它忽略了學生們許多議會外具有建設性的活動，這些活動都是非暴力的。

有一些顯著的例子可以看到。每天總有許多為正義鬥爭的團體在組成。在軍隊中，已有人嘗試動員反對越戰爭取和平的力量。其他如中學生會、免費大學、地下報紙也都紛紛成立。有關社團控制、婦女解放、帝國主義的書刊雜誌也紛紛出現。還有許多示威遊行，反對大學參予軍事活動，反對當局的壓制，要求大學接受更多的黑人學生以及結束在越南的無限期戰爭。這些示威當然不比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時的罷工行動那麼激烈。這些示威都是民主程序中合理的行動，是學生及窮苦大眾所能用以抗拒當局的唯一行動。因為有關當局能够僱用職業的新聞社、遊說者，通過雜誌上的歪曲事實的故事、報紙上的廣告，或者給政客大量的錢財資助，以及廣泛地利用他們的地位和財勢，渲染他們的意見，而達到控制競選的目的。

學生運動最顯著的一個特征是，他們的政治觀是很實在的——開朗、直覺、熱情、不信任何教條。在

今天這一段過渡時期裡，大部份的年青的積極份子，跟國家領袖、政黨和機關都沒有契約或聯系。他們的方式是具有明顯目標的「標槍式」。在一九六七年，許多這樣的學生把徵兵卡燒掉，把鬍子剃掉。他們既不是改良者也不是革命者。他們的價值觀念不斷在改變中，他們的眼界不斷在開擴中。沒有一幅漫畫可以描繪他們。

二、在美國社會中，有許多令人側目的罪惡是應該受到強烈的抗議，譬如戰爭、貧窮、種族主義和暴力。

自從約翰遜把越戰擴大以及「美國化」以來，已經有三萬三千個美國人被殺，有大約一百萬越南人死亡，和造成二百多萬無家可歸的難民（這是根據一九六九年的記錄）美國人所支持的西貢政府一直都是這麼貪污、專制。而這個無限期的、罪惡的戰爭仍在進行着……進行着。

有三千二百多萬到四千萬的美國人是遭受到我們富裕的社會遺棄的一群。他們生活在窮困和飢餓中，每天忍受着來自百貨公司櫥窗裡，和電視銀屏上許多代表富裕的奢侈品的嘲笑。這窮困的一群包括那些年老以及殘廢的人，亞巴拉加（Appalachia）（註二）的貧苦白人，幾百萬聚居在市區貧民窟的黑人，保留區里的印地安人，移植農場的勞工們。在克勒（Kerner）委員會的報告書裡就這麼註明：「白人種族主義乃是五次夏天騷亂的根由。」

與其說學生與黑人是製造騷亂的犯人，倒毋寧說他們是受害者。在去年八月的一次學警衝突中，有超過百名學生受傷入院，不久以前，也有三名黑人學生被州警從背後鎗殺。去年四月黑豹黨的領袖波比·哈頓也遭到奧克蘭警察所鎗殺。還有約翰肯尼迪，麥爾康姆·愛克斯（註三），馬丁·路特金，羅柏·肯尼迪等都被謀殺。更有甚者，這一代的年青人在成長過程中，便看着他們的政府爲了達到自私的目的，已屠殺了成百萬越南人民。難怪一位積極的中學生說：「老兄，我不是極端份子，政府才是極端份子。」

當局對“暴力”兩字有雙重的定義標準。前法官阿比·弗達士在他那篇「關於不滿和國民的反抗」小冊子裡就這麼告訴學生：「根據我的裁決，所有暴力行動都是不能忍受的。」但是，幾頁以後，當提到了美國在朝鮮的警察行動時，他這麼說：「在這次行動裡造成我們十五萬人受傷……但我認爲西方世界都相當一致的同意這個戰爭是必須的。」

三、大學牽涉到許多罪惡事件，特別是參予軍事——科學——工業的綜合體。

美國大學並不是一個大公無私的學術集團。它提供了後備軍官的訓練課程。它對許多秘密的化學、生物和細菌戰的武器進行研究。它與中央情報局有着不可告人的關係，它和徵兵局和聯邦調查局進行合作。

它允許海軍和道氏化學公司（註四）徵用學生去工作。根據詹士·黎起微所著的密閉的公司（譯者按：即龔念年譯的美國大學的危機）一書，美國大學的研究費，有三分之二來自國防部、原子能委員會和國家航空與太空署。麻省理工學院和約翰·霍浦金大學設立專門研究火箭的研究所。耶魯大學學生部部長和前任會計主任都是替中央情報局物色人選的人。密執安大學由政府補助秘密研究鎮壓起義的方案。中央情報局也津貼哥倫比亞大學的秘密研究計劃。

直到學生們出來揭發這些秘密的機關組織，那些大學的行政者還妄想否認。

四、過去八年的歷史證明新左派的活動和綱領比起民主黨中的自由主義份子們的作爲來得更正確。

並不是肯尼迪的行政當局，而是學生——黑人與白人學生——首先引起了人們對南部種族隔離和暴亂的注意。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一些教授們早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已開始反越戰的運動。「北部學生行動」（註六）組織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克勒委員會報告書發表的前五年，最先喚起人們對城市不健全制度的注意。一九六四年在貝克里，也是「自由言論行動組織」（註七）的學生首先向推行無靈魂的電腦化多元大學的當權者提出挑戰。學生們發動了打倒約翰遜的行動，又舉行了麥卡錫和肯尼迪運動，而工會和保守的黑人領袖却還在支持約翰遜和韓富利。對於整個新的一代來說，官方所標榜的自由主義，是韓富禮擁抱達利將軍，約翰遜迎接阮高奇、大學校長遵從國民衛隊的象征。（註十二）

五、學生們不滿的真正根由主要還是文化上的，並不單單是政治上的。

這些活動份子是很急進的，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自我解放。他們否定了美國社會中中等階層的價值觀念。金錢物質對他們是不重要的，就好像幸運雜誌的調查結果一樣。他們也蔑視傳統的愛國心、宗教信仰、清教主義，以及身份和地位。他們希望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對職業的自由選擇。他們不要那種沒有意思的朝九晚五的團體工作，他們也不願意過那種沈悶的市郊生活。所以，也就是這種和傳統文化的分裂，使到反徵兵運動和政治性團體組織越發的熱烈起來。

這些活動份子嘗試從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精神上的解放，來創造一種新的、相反的文化。因此，毒品、瘋狂音樂、長髮、花衣、性解放竟也成爲他們文化的一部份。

對產生這文化混亂的根源應有這樣的認識，那就是成人們的社會實在是太荒唐了，而美國的確有成爲一個大瘋人院的危險。有一些很顯著的例子：當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在越南戰死，他們的政府却在爭論一張巴黎和談桌子的形狀；美國政府能夠派遣二萬個海軍

到多米尼加共和國，因為那兒發現了五十七個共產黨員，但它却不願派遣八十二個聯邦選舉註冊官到密西西比去為那兒的千萬個黑人選民註冊；在某一天，總統歡迎議員們通過核子武器制裁條約，但在第二天却宣佈了美國將要建立一個防飛彈系統。

所以，很顯然的，年青人的倫理觀念和理智便會受到那些荒唐的藝術家所影響。而學生們的行為也很糟地被誤解了。喬治·肯勒在他的民主與學生左翼（*Democracy and the Student Left*）一書中，甚至批評青年們“沒有足夠的智慧欣賞人類的荒唐行為。”

其實，學生們只是不能忍受一種要監禁摩哈默·亞里，在屠殺着百萬越南人民的文化。

六、在學生的行動中，有一些想法，策略和方式是道德所不允許的，但却也是政治性反擊的副產品。有一小部份的學生活動份子對暴力產生幻想，他們錯誤地理解法登（註八）、仄·桂瓦拉、勒比爾（註九）和毛澤東的思想。仄·桂瓦拉是可以被認為是拉丁美洲的第二個耶穌基督。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他和其他人的著作是可以適用於一個原子能、工藝技術極度發展的美國。忽略政府的暴力壟斷和大多數人民的富裕，而有暴力革命的思想是極瘋狂的。（註十三）

謀殺、爆炸軍車、縱火、破壞行動、打倒演講者的行為是錯誤的。但必須了解的是靜坐抗議、糾察、杯葛或者佔據財產並不是暴力。這些策略是甘地、馬丁·路特金等都曾用過的。真正的暴力是對市民投擲燃燒彈，或者把一個十六歲空手的示威者打到昏迷。

有些活動份子還不知道他們的真正敵人是誰。他們應該被告知，真正的敵人是銀行家，不住在哈萊姆（註十）而擁有這地區的地主們，五角大廈裡的軍閥集團，聯邦調查局等等。一句話，敵人是整個社會制度。

無論如何，年青的左派比起其他活動更值得人們支持，其他的活動包括嬉痞士的失落生活、過時的北大西洋公約機構，自由主義者、或者那些眼光只看到一九七二年大選的政客的活動。

七、學生們的抗議運動正面對着尼遜政權強力壓制的危險。

美國似乎不可能產生這麼一代的好青年。他們尊重人權，他們有理性，並且慷慨勇敢。為了拯救在一萬哩外一個小國家的命運，他們放棄了安穩的職業。他們曾經被人稱為「懦夫」，因為他們反徵兵法令而拒絕被徵召入伍。但是，他們中却有成千上萬的人冒了生命的危險去為南部的黑人選民註冊。

儘管他們親眼看着好多個他們所尊敬的長輩和同情者被有計劃的謀殺掉，他們仍毫不退縮。

然而，在現在當政者的壓力下，我們這一代正遭受被拘捕入獄，或者被驅入地下的命運。

在芝加哥，有八位新左派的學生領袖，因為參加在芝加哥的一個民主集會而被判暴動罪名成立。司法部門已經同意預防性的拘禁，同時增加電話偷聽分線。

。尼遜總統發表了反學生的聲明，各州的立法當局正忙碌於起草對付學生的法案。一位「高貴」的法官罵三十一個紐約斯坦尼泊克學院的學生為畜生，還判他們因靜坐抗議每人十五天的監禁。好些學生領袖被嚴密的監視着，他們的電話都按上分線，他們的信件被拆開。

事情是越來越糟。加強軍事設備（註十一），和芝加哥的控告更証明了尼遜的居心不良。

現在，總的結論是明顯直接的，學生活動份子是国家這一代中最優秀的份子，在許多特出的問題和糾紛上，他們是正確的。政府、法庭、警察和學院當局如果還是決定要強迫和壓制這些新興的運動，那麼，美國將會變成一個更窮、更糟糕的國家。

〔註一〕即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編者按：請參考「SDS與美國的學生運動」一文。

〔註二〕美國東北部主要山脈 *Appalachian Mountain* 分佈的地區。

〔註三〕美國黑人領袖和理論家，因反對「黑人穆斯林」（一個黑人組織）走向建立「黑人共和國」的不現實幻想道路而被開除出組織。他主張以正義的暴力對待非正義的暴力，號召黑人進行現實的鬥爭，一九六四年夏天紐約市黑人的抗暴鬥爭在一定程度上受了他的號召和言論影響。一九六五年二月在紐約遭受政治性謀殺而死。

〔註四〕即 *Dow Chemical*，是美國在越南使用的油膠彈的主要製造商。

〔註六〕即 *Northern Student Movement*。

〔註七〕即 *Free Speech Movement*。

〔註八〕*Fanjon*，法國共產黨員，為法國勞工運動的積極份子。

〔註九〕*Regis Debray*，法國青年知識份子，仄·桂瓦拉的親密戰友。他在古巴革命後與仄進入拉丁美洲進行遊擊活動，在一九六七年被捕於玻利維亞，一九七〇年年底獲得釋放。

〔註十〕即 *Harlem* 地區。

〔註十一〕一九六九年三月，尼遜向報界宣佈的反飛彈體系的建設計劃。

〔註十二〕即芝加哥市長 *Daley*。

〔註十三〕這是早期中產階級出生的美國學生活動份子的認識特點，隨着工人、黑人和學生運動的逐漸結合，學生們已逐漸改變這種看法。

S. D. S.

與

美國學生運動

邱秉輯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曾經在三十年代活躍的美國「學生工業民主同盟」(SLID) (註一)曾經重振旗鼓，以圖東山再起。但在麥卡錫主義(註二)的衝擊下，迫得他們不得不在校園內偃旗息鼓；他們的會員越來越少，他們的活動也受到嚴密監視。這個僵局一直維持到一九六〇年，纔開始有了轉機。

一九六〇年一月，在密契根大學學生的努力下及在「工業民主同盟」(LID)的贊助下，「學生爭取民主社會同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終於在紐約正式成立。

草創之初，SDS和LID的關係十分密切。這一方面固然因為LID是奶娘，如果沒有它的支持，SDS的成立定會遭到許多困難；而另一方面，打着LID的招牌，SDS也樂得享受非營業團體的「免稅」好處。然而LID的內部，却因受到少數工會巨頭操縱，使得整個LID的性質，從一個社會主義的教育性團體，一變而成爲相當保守的反共組織。這個性質上的突變，自然激起SDS強烈的反感，以致開始逐漸貌合神離。

一九六二年六月，SDS在密契根的胡龍港，召開全國會員大會，並公佈一項重要文獻：胡龍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作爲行動的指導原則。這個宣言，是由當時SDS的領導人海登(Tom Hayden)所撰，要點如下：

一、改變現狀：

美國南部黑人生活的實況及其反抗種族主義的奮鬥，已充分證明所謂「人類生而平等」不過是一句空話。美國政府爲了維持「冷戰」局面，所做的經濟上與軍事上的投資，也和它對「和平」的承諾，互相矛盾。我們時時感覺到核子戰爭的威脅，可是美國政府却在僵持的局面中，感到自滿，在麻木不仁的民主制度下，絲毫不自覺到前途迷茫。國人也都囿於傳統的因素，安於現狀而恐懼變革，對多數人而言，一切改革運動似乎都構成威脅。

可是難道他們沒有理想嗎？難道他們不希望目前的教育、工業、及官僚政治能夠有所改善嗎？

基於真正民主精神的追求和社會實踐的理想，我們要把社會現狀，作一個綜合的檢討。

二、原則與理想

／我們認爲「人類」具備無限量的爭取了解、自由與愛的力量。所以我們反對把人類降成物品地位的反人性行爲；我們反對人類無能論的教條，我們相信人的潛能不僅足以應付複雜的現狀，而且還能發揮更

高的創造力。

人與社會的最終目標是人類的自立，這種自立並非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

2.我們認爲，人類關係應該是友愛與真誠，而不是唯我主義或自私自利。

我們要把根植於財產、權勢、地位的力量，轉變而爲根植於愛、同情、了解與創造的力量。我們追求的「社會系統」是一個個人參與的民主制度。

3.在這個制度下的政治生活，其原則爲：基本的社會問題應由群眾自決。

政治的功能應該是集合孤立的大眾，共同追尋生存的意義。

政治組織的作用應該是澄清問題，提供解決方案，而不是專斷獨裁，壟人之口。

在經濟方面，工作的性質應該是鼓勵性、教育性的，而不是笨拙的謀生式的；應是創造性的，而非機械式的；自主的而非役使的。尤其應注重維護人格的尊嚴。

由於經濟本身，有重要的社會意義，所以它的主要資源及生產手段，都應公開地採取民主的參與方式，以達到民主的社會律則。

至於所謂社會變遷的問題，我們則認爲，運用暴力是可憎的，因爲暴力通常會把我們針對的目標——一個人或者一群人，轉化爲仇恨的對象。故我們呼籲：放棄暴力。

三、民主的再生

由於長期麻木的結果，美國的民主制度，已經成爲一個受寡頭牽制，沒有群眾基礎的民主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學術界的官僚習氣也使得學生變成麻木不仁，不僅如此，由於許多大基金會與私人財團的壟斷，學校在經濟匱乏之下的情況下，不得不捐棄學術真誠，紛紛成爲「商品」供應站。學生一旦成爲商品，也就不再談創造，不再談改革，甚至不再饒舌抗議了。這樣惡性循環的結果，更促使我們的民主變成一個沒有群眾的民主。

長達六十餘頁的「胡龍港宣言」，反映出SDS發起者的人道主義精神面貌，他們站在改良主義與「第三道路」的立場上，要去追求美國的真正的民主。這時候，他們既拒絕國內的右派，也拒絕共產主義。

但在「胡龍港宣言」之後，SDS的驚人激進與發展，使它在美國國內多數的學生投訴事件中扮演了好戰的先鋒。說明了美國進步力量的左傾與武鬥的增加。在這個過程中的決定性推動力，是來自始終仍在高

漲着的對越戰的反對，這一因素也在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起着相同的觸媒作用。無數的反戰示威，反徵兵行動，罷工，加促學生們的醒覺。SDS和其他激進團體——如黑人學生會、第三世界解放陣綫、學生非暴力聯絡委員會、黑豹黨，所合作的多次辯論會，學習營和“工場”等，進一步幫助學生接受一種反帝國主義的世界觀。

我們不可能在這裏討論 SDS 內部的思想紛爭與不和——包括 68 年六月在芝加哥的全國會員大會上對勞工黨份子的驅逐。我們只能注意到許多進步學生原先的人道主義覺醒，已經發展成爲一種政治上的信服和承諾。SDS 全國辦事處在上述大會上通過的五點聲明，非常強有力地說明這點。在聲明中，SDS 的成員「宣佈他們進行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公眾擁有生產財富的工具」，他們「一百巴仙支持國際上被壓迫人民對美帝國進行的民族解放鬥爭」，包括武裝鬥爭。他們「完全否定」任何形式的反共主義的行動。

進展到這樣的程度，對進步份子來講不是一件輕易的事。他們的白色優越感，中產階級的出生，以及勞工組織活動受着階級調和論者的影響，和麥卡錫時期過後左翼的削弱後等等因素，造成他們容易受某些理論的影響。這些理論是要尋求在窮人、黑人、學生和一般青人里引起改變革命的要素。

但儘管這樣，學生運動快速地發展。一開始就公開以政治性團體出現的 SDS 表現出極大的才能。他們把某些學生團體的一些特別抗議與不平，提到更大的範圍，爭取廣泛的支持，和採取成功的行動，並且在日常實踐與直接的政治經驗中學習。日常鬥爭的能動作用不但掃除了深度的主觀思想，又促進科學的分析和要求統一戰綫策略的產生。

因此，六八年法國的五月風暴過後，許多左派學生承認了勞動階層爲革命鬥爭的重要角色。舉一個例子，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SDS 的一個會議指出學生們「應該伸展到新的勢力範圍」，以便製造一個青年革命運動，並且宣稱學生的鬥爭「必須和勞動人民的鬥爭相結合」。

在研究美國學生在這個時期蓬勃發展的原因時，資產階級的報紙也提出某些美國高等教育中的新措施。他們提到新的一代的學生們反對大型大學的產生（譬如加里福尼亞州立大學有十八萬全日和部份時間的學生和將近一萬名的教職員），「報名擁擠」（即學生們難得進入他們所選擇的班級）「惡劣的教學」、「落後的教務」、「表面的發展與內部的停頓」等等。這些因素無可否認會增加學生的動亂不安，但它們不能單獨解釋激進份子的影響力的增長和活動的進展。

Bettina Aptheker 小姐在一篇有名的分析中指出，美國高等教育制度存在着工業的社會性與專門性，以及企業對高等教育的控制等內在的矛盾。這些因素促使學生不得不爲他們本身的利益而鬥爭。

二十世紀科學的搖籃——大學的目標，應是幫助創造一個有人情與理性的社會。但在同時，美國的大學反動教育却在爲沒落的社會秩序服務。被利用以「從一個新的方式，實行新的任務」而服務財團企業，它們成爲反革命的堡壘。

在這裏，Bettina 指出了「多元大學」的各種新作用中的數種：

- 它減輕自由企業的大部份研究開銷。
- 它減少工廠工業中高度專門工人的訓練。
- 它是這個制度的防衛理論中心。
- 因它的種族性入學政策，把工人階層劃分了種族界綫。（黑人保留在較低資格中）。
- 它在世界各地設立反動教育中心，尤以第三世界爲顯著。
- 它以反動的理論思想教育學生。

統治階級需要一手擴展高等教育制度，以達到科學——工藝革命的需求。又需以另一隻手限制入學名額，和「發展一種訓練的局面以壓制文藝」來加緊對該制度的控制。這些矛盾驅使有增無減的學生，公然起來反抗教育的權威與內容，而走入急進的陣營。

還有一點是學生活動者本身有意忽視的。他們武力示威的成功以及統治階層的不能以老方法粉碎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講，是因爲世界勢力均衡的轉移。世界的主要趨勢是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帝國主義的勢力在沒落中，這給以學生革命以新的尺度。

學生運動的遠景是怎樣呢？

學生左派正在激變中，我們很難很快地劃出一定的範疇，勾畫出未來的清楚外形。

但無論如何，明顯的有二種可能的發展。一種是堅持引向分裂的策略、無政府主義、無理性的反抗和暴力。最後的結果會使行動和群眾孤立起來。

另一種趨勢是致力於了解社會變化的規律，尋找一種可以行得通的戰略。它的目標是一個反孤立的學生與勞工行動的聯合，包括黑人、褐種人和工人階層的團體。

一九六九年六月，SDS 由於內部的思想紛爭，分裂爲四個團體。它們是：(一)革命青年行動團 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 (R Y M) (此團又分爲兩派，一派又稱：「氣象人」The Weatherman，兩派主張略有不同。) (二)前進勞工黨工人學生聯合陣綫 Progressive Party-Worker-Student Alliance (三)勞工委員會 Labor Committee (四)獨立社會主義社 Independent Socialist Club。

這四個團體中，後兩個自稱是「社會主義者」，前兩個則張掛起相當鮮明的共產旗幟。尤其是以革青團最爲激烈，「氣象人」則號稱是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其餘則以毛澤東思想的信徒自居，支持中國，同情北越。這時候，SDS 已從「胡龍港宣言」時的人道主義覺醒，進步到政治性的覺醒了。



尖聳的屋頂，刺向晴空上朵朵白雲。大理石敲成的十字架，就在雲朵中發出眩目的光芒——這，就是「莊嚴」、「堂皇」、「純潔」的「聖」堂。虔誠的信徒，像羔羊俯首進欄般，魚貫地踱入堂去。臉皮白皙的主持者，臂下挾了一部紅邊聖經，頸項打上條領帶，站在門口石階上，頻頻點頭、微笑……

這時，鐵柵外來了個衣裳襤褸的老乞丐。他伸着枯瘦的手向「信徒」們求乞。可是，所有的人都像瞎了眼地滑過他身邊，他們寧願「獻捐」給「主」也不願給他任何東西，別說一個小銀幣，就是一粒鈕扣、甚至一條小綫，也沒有……終於，主持者發現了，他飛快地走到鐵柵旁，厭鄙地朝外揮一揮手，這意味着——「走開」！

我感到一陣痙攣，我想嘔吐，我大步跨出鐵柵外，離開這個「莊嚴」、「堂皇」、「純潔」的地方……

——這，是許許多多年前的一件事。這，不是一個編造的故事、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每當回憶起這一幕，憤怒、羞恥又重襲心頭。於是，這一次，我提起了筆——

我僅希望寫出自己對所謂「上帝」、「基督」、「福音」的一丁點兒認識。我渴望能對一群仍舊昏睡在「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中的人，或者一些從未碰過「基督」的朋友們有絲微的幫助。

「上帝」、「罪」人

翻開沉甸甸的「聖經」，略加過目，你將發覺到在整部聖經中佔有三分之二篇幅的舊約只在講述一位「上帝」。「上帝」，就是「神」。「上帝」是這「神」的銜頭，「祂」的名字就是「耶和華」。「聖經」說「上帝」創造了一切，創世紀第一章開宗明義就記述了「上帝」創造天地宇宙間萬事萬物的神跡。「祂」是「萬能」的、在「祂」的手裏「有大能大力」、他「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他成爲了「萬王之王」、「萬物之王」、「萬世之王」。

「聖經」又「教訓」我們：這樣的一個頂端「人物」是「獨一」的「真神」。哥林多前書八：五曰：「神只有一位，再沒有別的神。」啓示錄十五：四曰：「……獨有你是聖……」。同時，這「神」又是永恒的，故提摩太前書一：十七曰：「永世的君王，獨一的上帝，直到永永遠遠。阿們」詩篇九十：二也說：「從恒古到永遠，你是上帝」。

瞧罷，「上帝」是如此的「萬能」、「至大」，如此的「獨一」與「永恒」。因此，人們就「要」虔誠地「敬拜」他。約翰福音四：廿三稱：「要以心靈和真理敬拜父」。

「上帝」的存在，「萬能、獨一、永恒」這是「聖經」、基督教教義的一個大前提。除此，又有另一個大前提，那就是：人類有「罪」。

創世紀中詳述了「上帝」造人的經過：「……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造成一個女人……起名夏娃」。

創世紀一：卅一節有「甚好」兩字，這意味着當時人類的始祖亞當與夏娃是十分完美的，他們在身心方面均沒有任何缺點，他們有希望永遠活下去。可是有一天，阿當和夏娃受了蛇的誘惑，偷吃了禁果，這一「忤逆」行動的結果，阿當、夏娃開始產生了羞恥心，他們的後代從此有了病痛、死亡、有了「罪」。

基督教就是由肯定「上帝」存在、「萬能」、「至大」、「獨一」、「永恆」與人類都有「罪」的兩大前提出發，推闡出他整套的教義、推闡出整套唯心主義的宗教理論。

以下，讓我們對這二大前提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作一正面的認識。

宗教的發生有其深厚的社會根源。它是一切外在的客觀存在的事物在人們主觀腦子中的一種虛幻、顛倒、不實的反映。同時它又緊隨着人類社會經濟的變更發展而變更發展。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極低，物質生活條件的水平甚低劣，人類對自然界的許多災害都無法抗拒，對自然界的變化以至在自己身上或四周環境的一些現象也無從解釋，他們感到神祕、恐懼。他們開始相信冥冥之中有着一些人格化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例如神、神的代表，或魔鬼之類。這些人格化的神、神的代表或魔鬼都有無窮的威力，左右了天地間的一切。原始初民就對這些虛幻的形象膜拜起來——這就是原始宗教信仰的開端。

當生產力逐漸提高，社會出現兩種經濟利益、地位互相對立、互相矛盾的力量後，社會災害發生了。大部份平民除了要遭受自然界的威脅外，還要慘受對立經濟集團的壓迫、奴役、驅使。他們對這一切同樣感到茫然。他們只有仍舊歸之於神、鬼。他們更加篤信神鬼，崇敬神鬼，渴望神鬼的寬恕、渴望能由此獲得解放。

基督教的產生及其發展亦是這樣的。其所謂「上帝」與「凡人類有罪」的二大前提也與此規律、與當時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條件緊緊貼合。

在基督教出現前，羅馬共和國已盛行着一種樸素的、屬官方的多神教。它亦流行於羅馬的下層社會。公元前二世紀至前一世紀的兩百年間，羅馬共和國暴發出許多轟烈的奴隸「反叛」與屬地人民起義的事件。在這一連串「叛逆」行動被血腥鎮壓之後，共和國下的奴隸、貧民深深地感到已墮入一個更黑暗的深淵之中，他們要求擺脫，可又看不到前途。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地仍然要向宗教中尋求解脫、慰藉。但是，舊有的宗教並不能充分滿足他們的要求，在這一種日益增長的宗教需要的情緒之下，由東方早已傳入的對生死交替之神的崇拜的宗教就此流行起來。這一種東方

宗教有救世神的形象，有強烈的神祕感，也有各種的崇拜儀式。所以是甚具誘惑力的。

羅馬帝國建立之後，這基督教的前身宗教更因暴君對手工業者、奴隸的壓榨、殘害的加重而更流傳於下層社會。對救世主（上帝）的篤信就此深入信仰者的腦中，成為教徒對外的認識。同時，由於社會災害、自然災害所引起的不可消除的恐懼心理、迷惑感覺、罪的觀念也在這東方宗教的儀式崇拜中，益加濃厚起來，成為了人們對內對己的理解。

這就是基督教二大前提的起點。追索根源，從歷史、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上帝」本是初民腦海中存在的主觀的抽象的概念，它因宗教的發展而日漸完美；而「罪」感則是社會災害、自然災害強加到人們腦中的，它因宗教儀式而更獲宣揚。事實上，此二者都不存在。世界上並沒有「神」——「上帝」、也沒有一個人一呱呱墜地就有「罪」的。

若再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看，我們更能證明此二前提的荒謬絕倫，不可成立。

先看看「上帝」這位大「人物」罷：

「聖經」中的「上帝」是個「萬能」者。他締造了天地間一切，控制了這一切物質的形成、成長。既然「上帝」有創造的「技術」、能發揮「力」、「能」進行這「工」，他必然先要有具體的資料，而自己也必要依賴一種形式存在。這也就是說，他本身必須是一種能生產、能勞動、能改變這些物質資料的存在形式的物質。既使不是具有雙手的人，也要是一個具體存在的不知名的怪物。

比方說，原始人要製造一把石刀，首先就要有一塊具體的石塊，要有一雙勞動的手，通過勞動加工，才能改變石塊的存在方式、變成一把石刀。那麼，「上帝」是否是個具體的存在物？讓我們試圖從「聖經」中抓出幾點來證明他——是！可是，除了創世紀所述「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及「上帝」與人們的交談可反証他貌似人而人語外，我們再也找不到任何證據來證明「是」。相反的，「聖經」中又矛盾地提供了不少金科玉律說明了「上帝」僅是一個抽象的、不存在的概念，他並不以任何形式出現。例如：約翰福音四：廿四曰：「上帝是個靈」。靈體並不是血肉之軀，因此「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約翰福音一：十八）。我會見過一部小冊子，它還稱：「祂是遠超過人目所見的任何東西的。山嶺的雄偉，太陽的光輝和甚至天上眾星的榮耀與祂比較均變成渺不足道」——所以，世界上並無「上帝」此神此物。那僅是初民腦海中產生的一個主觀、虛幻、人格化的形象、概念。

爲了加強說服，我們可以讓一千一萬步，姑且承認「上帝」的存在，可是在接觸到「上帝造人」一章後，我們仍舊要回到否認的路上：

人從何而來，這是一個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者交戰的一個焦點。這問題對原始初期的基督教徒是無法

理解的，他們與其他宗教一樣相信是神（上帝）所造。這一種想法，長期流傳，後來就被記載到「聖經」裏去，變成一個「上帝」的「神跡」。對此「神跡」即使是一些教會學校的小學生也難免要感到懷疑、徬徨。因為，他們的科學老師說：「人是猿猴變的」，可是一到宗教課時，却變成「人是上帝造」了。這對分析能力薄弱的小學生可說是一件比神話更神話的事。它與中國的女媧氏用黃泥照自己的形象捏成小人，再吹一口氣叫小人活了的故事，並沒有差別。對這一點，現代科學給了我們最好的解答：人是由高級古猿變成的。而生物始於高級的單細胞，高級單細胞由蛋白質（有機化合物）組成，有機化合物又由無機化合物而來。近年來，中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製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同時更賞了「上帝造人」、「造一切生物」的「學者」們一個狠狠的耳括子。

所以，人決不是「上帝」所創，地球上一切生物，包括創世紀所指的「青草」、「結種子的菜蔬」、「結果子的樹木」、「雀鳥」、「各種飛鳥」、「大魚」、「水中滋生」的「各樣有生命的動物」、「牲畜」、「昆蟲」、「野獸」都不是「上帝」所創造的。以小見大，一葉知秋，擴大到整個「宇宙」、「天地」、「空氣」、「水」，還有其他萬事萬物，同樣的，是可直接指出決不出自「上帝」之手。對一般有一定科學知識的人這點不必強調，但對一些啓蒙幼童來講，這確是一件重大的事。

天地一切，即非「上帝」所造，就動搖了「上帝」的「威力」「話語」，也動搖了他的「寶座」。整部「聖經」中佔三分之二篇幅的舊約都成了廢言了。最終我們要躍前一千一萬步，回到否認「上帝」存在的路上去。

其次，讓我們看看所謂人的「罪」。

「上帝」是不存在的，那麼「人類」的「罪」根又存在嗎？當然這也不存在。伊甸園裏的阿當、夏娃與古蛇都是神話的主角。沒有這個古老的神話，「上帝」與現實中的人之間不能聯繫起來。只有如此一個神話才能說明人的「罪」，才能把對上帝的崇拜，敬畏心理變得「合理化」，而神人之間才能貫通。這就是其邏輯。

科學亦證明了人不是生來就有「罪」的。呱呱墮地之際，體內跳動的是一顆紅紅的心，這還未完全發達的神經並不會主動的叫他先去犯「罪」。人類的罪惡行爲，是後天畸形社會，惡劣環境強加入人類的腦中，並引起神經的反應而產生出來的——這豈能說人生而有「罪」？

其實，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從羅馬的歷史以及政治經濟情況來看已足以從根本上把此「上帝」與「罪」的兩大前提撕個粉碎，累贅地作自然科學引証、或從經文的矛盾中加以指斥，這已是一種讓步。

然而，即使是讓步，最後我們仍會得出懷疑它，動搖它的結論。

信耶穌得「救」？

既然有了個「高於一切」的「上帝」、有了人類的「罪」，於是又有由此兩者構成的瑪利亞受聖靈感動而懷孕生耶穌之奇事。

有的教徒稱耶穌在降世「成了肉身」之前早已存在。他們說「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中的「道」就是指耶穌。有者更引約翰福音中「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以及「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生命的糧」來加說明。總之，不管如何，這「上帝」的「獨生子」降世來是有目的的。據經所說原來人類雖然都有了罪，慈善的上帝還是憐憫人類的，他要派一個人來完成神的意旨，傳播神的話語，用血將罪人從壓迫、罪孽、死亡、奴役下拯救出來——這個人就是基督，就是耶穌。新約中對此所載頗多，例如：馬太福音廿：廿八曰：「人子來……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約翰十：十一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翰福音三：十六曰「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果然，公元卅三年的尼散月十四日，耶穌符合了「後出」的聖經的話，被釘死在一條受苦柱上。耶穌本可以不必死，他本可「求……父，現在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營救他（馬太福音廿六：五十三）；但是，耶穌要「完成」「神」託於他的「任務」。他甘願「捨棄他的生物，作為救贖人類的一個祭物」。

耶穌「死」了，「上帝」不撇下他的兒子在墳墓裡。就在第三日將他「復活」過來。耶穌並「沒有復得他屬人的生命」，「因為若然那便無異將贖價收回了」。彼得前書三：十八稱他「被復活成爲靈」了。在復活之後有四十天的時間，他化爲人形向門徒顯現了若干次，藉此證明他的確已從死裏「復活」。他在門徒注視之下冉冉上升。最後被一朵雲所遮沒。他返回天上以大祭司的身份帶着他的贖價祭物的價值，「爲我們顯在上帝面前」（希伯來書九：十九、廿四）

有一本由台灣來的宣傳小冊子把耶穌稱爲上帝的「代理人」，此頗够「爽快」。是的，耶穌就是神的「代理人」。即使一個傳教士（是古羅馬的也好、是今天的也好）他們內心必然覺得要人們去相信一個無法拿出具體証據的「上帝」是頗困難的，因此，有必要去尋找一個有「人的意味」的人，作為通到神的橋樑。耶穌，這一個「代理人」在這種要求之下被渲染形成。相信耶穌，就是相信舊約中的「上帝」。請看此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總之，只有「靠主耶穌的恩」、「奉主耶穌的名」才能到父那裏去。這是「唯一的道路」。而「信耶穌得救」，就成了基督教落力宣傳的內容。

「信」了耶穌以後會怎樣呢？

第一，你會得到所謂的「新生命」。

最近看到一首新的聖詩——在耶穌裏的新生命 (New life in Jesus) 其中有幾句可証：「耶穌賜生命，今天信他，不要遲延，現在信他，立得新生命」。

第二，你會感到「甜美」、「快樂」。請看這一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寶血，
只要憑着純一信心，能洗罪汙血如雪。」

「信靠耶穌真是快樂，污穢本性即停止。
得着耶穌得着一切，生命喜樂和安息。」

第三，你信耶穌，你就得救，就能「上天堂」。
反過來，不「信」耶穌會怎樣？

第一，[You will be lost] (這是不久之前在一個佈道會上聽來的)，你會「在神的面前」，「失去自己」、「失去方向」像一頭「迷途的羔羊」。

第二，你會「沒有價值」，你會成為「靈魂的妓女，變賣你的身體只值幾塊錢」(這是一位美國來的牧師的妙語)。

第三，最嚴重的，你會落入充滿火、虫、鬼的地獄。

瞧，「信」與「不信」的「遭遇」，距離得多遠呵。好罷，這是重新認識耶穌的時候了。

耶穌——是的，我們肯定歷史上會有這麼一位人物。他是一個人，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位傑出的人。他把一種新的觀念注入教義內，而將基督教推向另一個新階段。

初期的基督教的內容是由一位「上帝」——「神」——耶和華扮演唯一的角色的。原始信徒們相信他，希望從此中得到解放。初期的統治者也相信他，企圖在帶領初民們祭拜上帝(神)的儀式中，加強並鞏固其統治與懾服初民的威望、實力。但是歷史是發展的，它並不停留在一點或一綫上。當社會的階級分化愈來愈明顯時，羅馬統治下的巴勒斯坦的奴隸制度就愈推向頂峰。在如此一個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削、殘害、欺凌、壓榨更趨嚴重的時刻，耶穌出現了。他在原始的基督教氣氛中出現，他目睹這血淋淋的事實，「階級」的觀念在他的腦中有了初步的、模糊的印烙，於是，他代表奴隸們喊出了第一聲，後來完成的新約中就露出了些微的痕迹：

路加福音十六(廿——卅一)曰：「有一個財主，穿着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他在陰間受痛苦……」

路加十九(廿四——廿五)：「耶穌看見他就說：有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

馬太福音五(十)曰：「為義受逼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這裏，正透露出「階級」的觀念，也顯示出

他對一切「不平等」、「殘酷」、「殺害」的不滿。可是，他不能脫出原始基督教的影響，他只能對舊有宗教做一番修正，把一切「上帝」的意旨，用實踐、用行動表現出來。那就是說耶穌把對一個幻覺(上帝)的篤信拉回到現實人生來、落實到現實人生上。他企圖用「博愛」來洗滌「不平」、「殘酷」、「殺害」。在當時，這樣的說法獲得不少奴隸、手工業者的支持響應；但是，對相信上帝的(舊教)的提比留斯時代的巴勒斯坦奴隸主來說，這無異是一種反抗的行動。奴隸主驚駭於這一種反抗行動，為了維持、鞏固他們對奴隸、半奴隸的統治、役使，他們聯合起來，由衆祭司、長老控告耶穌的種種罪行，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當日奴隸主處罰奴隸的諸刑中確有釘刑一種，至於「聖經」所提耶穌受釘死而復生之事，則為後人所捏造的神話)

——這，就是歷史上真正的耶穌。

宗教在創始時，往往含有反抗舊勢力的進步成分。對當時說，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可是，一旦它被統治階級修改利用之後，發揚起來的絕不是那些微的進步成分，而是另一些安排好的迷人入「途」的東西。基督教亦是如此。歷史上真正的耶穌擺進「聖經」中已被過分神化了，他變成了一隻統治階級手中的「代罪的羔羊」。

去相信「聖經」中這樣一位不大真實的「耶穌」能給我們多大的幫助？貧窮、疾病、痛苦、壓迫、剝削能夠因為相信這一位「獨生子」而免除嗎？美國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國度，他們相信「信耶穌得救」；可是為甚麼他們的勞動人民那麼貧窮？為甚麼黑人的眼珠裏閃爍着怒火？為甚麼學生們要流血校園？為甚麼有千萬個純潔的青年被送上越南去殘殺善良的人民？為甚麼？為甚麼？

可見，迷信一個「心理」上覺得他存在的「耶穌」，根本不能得「救」。要得「救」就得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把痛苦的根源鏟掉。

是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儘管「聖經」中這樣恐嚇：「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儘管一些傳教者這樣威脅：「You will be Lost」，「靈魂的妓女」，也儘管有「煉獄」的記載，只要頭腦清醒，我們還會相信這一套嗎？

「信耶穌得救」？——見你們的「撒旦」去罷！

(待續)

(接第6頁)

[註一] 美國社會黨麾下的團體「工業民主同盟」(LID) 所成立的一個學生組織，在三十年代，是共產主義色彩很濃的「全國學生聯盟」(NSU) 的對頭。

[註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國內對共產黨的心理恐懼症，這也促使當時高唱自由主義的人投奔當時的避風塘——美國中央情報局。

四首變奏的曲子



由大辯論會談起

阮尪

十月底，有一場在東南亞前所未有的大辯論比賽，集合了新馬港三地的「精英」，展開了數場唇槍舌戰；而聽說，這次的辯論會，值得重視的是它在文化和知識上的互相交流的意義。

第一晚的辯題是「人們還不懂得怎樣去運用自由，因此不應享有為所欲為的權利。」好堂皇的一個大題目啊！然而什麼是自由的定義呢？什麼是運用自由？什麼是為所欲為？就看看我們的精英如何告訴我們這個大辯題的是是非非吧！

看看兩方面對“自由”和“為所欲為”的定義吧！正方說：“自由”是指在我們生活習慣之中，法律範圍之內人們的自由；“為所欲為”乃是指人們憑意識去行動。教育的發達與普遍，生活的穩定，社會的繁榮，就會培養出有正確意識的人們，而人們憑着這正確的意識所做的事，也就是正確的，人們為所欲為也是正確的。反方認為自由受時空限制，是在法律制度，倫理道德，群體利益，風俗習慣等社會規範下的自由，而為所欲為則是在指在社會規範限制下的合理表現行為。

這樣的定義實際上告訴了人們一些什麼東西呢？一點也沒有，它，還是空中樓閣，在概念裏企圖再製造一些概念，把一兩個字，試圖說得更“嚴密”更“完美”吧了。

主要的問題，自由是在什麼樣的風俗習慣和法律範圍內的東西。如在舊封建的風俗習慣中，在舊的君皇制度下所製訂的王法之中，也可以產生自由麼？就以美國的教育發達和社會繁榮來講，又產生了怎樣的正確意識；那裏許多美國人民都被教育得分不清是非黑白；把美國軍隊在國外的軍事行動，當作保護當地人民的自由；把在南美國家的經濟侵略，當作對落後國家的經濟援助；這就是美國政府所要散播的意識狀態。這些定義，在事實面前，就像肥皂泡一樣，一碰便破滅了。

從歷史上，反方同學又舉出了十三世紀英國的民主政體、十八世紀末美國的獨立、還有法國的大革命；以及配合在上面所說的歷史事件中所出現的歷史文件：英國的大憲章、美國的獨立宣言，還有一九四八年底的世界人權宣言，來說明人類懂得運用自由。又說，人類的文明史是人類運用自由平等獲得進步的一部歷史。

事實是真這樣的麼？我們都知道，所謂英國的大憲章，只是英國的諸侯強迫國王承認大憲章的內容，用以限制國王收稅和拘禁臣民的權力；這是國王與諸侯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怎能說是人類懂得運用自由的結果。美國的獨立，是英政府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經濟利益衝突，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終於在商人與種植園主的操縱下，爆發了一場獨立戰爭；但是七十萬黑奴的自由，並不由此而得到解放，倘若說美國的獨立是人類懂得運用自由的結果，那豈不是天大的諷刺麼？一七八九年，法國的大革命，也是由於國

內本來存在的嚴重財政問題，加上當時的飢荒，而爆發起來的革命運動，那是被壓迫的結果，絕不是人類懂得運用自由。

這些歷史事件雖然都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但，誰都知道，英法美三國都是十九、廿世紀的最大殖民地宗主國，他們之所以有今天，正是剝削了多少殖民地人民的血汗的結果。所舉的歷史文件——幾張白底黑字，並沒有保障到人類的自由，它保障不了美國千萬黑人的自由，保障不了落後國家人民的自由，更重要的一點，自由與平等，不是由別人去保障，而是要靠自己爭取的。

更進一步說，整個人類的社會史，可分為氏族制、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制等階段；是奴隸與奴隸主之間，農民與封建主之間等的矛盾鬥爭過程推動着整個社會的進展，並不如其中一位同學所說：運用自由平等權利獲得進步的。

這一場辯論，一開始便對“自由”下了不正確的定義，而在辯論的過程中，分舉了許多歷史事件，把一切的歷史，都歸功在人類懂得運用自由的結果；故意歪曲歷史，到了最後，還在“爲所欲爲”和“胡作非爲”等字眼上下功夫，這場辯論，能使人看得更清楚是非曲直嗎？這樣的辯論會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呢？

第二個辯題是：「從婦女解放運動的成敗看來，這項運動不但沒有鞏固社會的組織，事實上削弱了家庭的結構。」

婦女運動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呢？從邏輯上說，究竟這個辯題是要辯：運動的成功而沒有鞏固社會的組織；還是運動的失敗，所以沒有鞏固社會的組織呢？辯題出了邏輯上的錯誤，整個辯論過程，當然是更滑稽可笑的。

正方的同學說，參加婦女運動的婦女，拋棄了家庭兒女，沒有負起家庭的責任，疏忽了兒女的教育，丈夫勞作回家，看不到妻子，就生出“家花那有野花香”的念頭，以至鬧得“雞犬不寧”，夫妻針鋒相對，造成了很多社會的問題。

多簡單的邏輯，多痛快地把一切社會的罪惡全部掃到婦女運動的身上。但是稍爲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婦女運動的目的，是要爭取婦女在社會上和男人具有同等地位，共同負起社會的建設，並不是簡單的“走出廚房”。婦女運動只是整個社會運動的一環，它是配合着其他社會運動而並行的；絕不能把婦女運動的成敗孤立起來看待；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意識還沒有得到改革以前，婦女運動並沒有成功；相反的婦女運動得到了資產階級的一些妥協後，正緩和了引起這些運動的社會矛盾，更由此而產生歪曲整個運動的惡劣後果。正方所舉的例子：什麼性解放運動、不穿什麼運動，不正是被歪曲了的結果嗎？這怎能和婦女運動相提並論呢？這正是上層無聊清閒份子愚弄婦女的把戲。

反方的同學提到婦女運動是應社會與家庭的需要

而產生；應社會的需要是因為科學發達，人類的分工越來越精細，很多精細的工作，恐怕不是男人所能勝任，必須由女性來擔任；家庭需要方面，是因為家庭的開支已經不是一個男人所能擔任的，兩夫婦必須一起去工作，以維持生計。

這根本是本末倒置的說法。事實上，許多所謂只“適合”女性來擔當的工作，工價都被壓得很低；例如紡織廠和電子廠中的女工，那正是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加重剝削婦女的勞動價值，怎能說婦女解放運動是應這樣不合理的社會需求而產生的呢？第二點，現在生活指數日增，必須兩夫婦共同工作方能維持一個家庭，這也是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爲甚麼不追究生活指數增加的原因，而却認爲這是婦女運動的一個因素。簡直是一派胡言，歪曲事實。

雙方都提到的例子，甘地夫人之所以能成爲印度總統，除了個人的努力與天賦等內因之外，還有當時的社會環境等外在因素；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兩者之間存在着一定的辯證關係。雙方都只會形而上地看待問題，也難怪許多問題都看得模糊不清了。

最後提出的什麼自殺率、壽命長短、女孩子比男孩子早發育、染色體的構造等來作爲論據。實在看不出這一些論據怎樣影響着婦女運動；反而覺得好像兩堆三歲的小孩童，在作意氣之爭。這樣的辯論會有什麼意義呢？

第三場的辯論題是「在一個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傳統文化價值的逐漸消失是難免的。」

文化價值，這是多麼抽象的名詞啊！但是什麼是衡量文化價值的標準呢？聽完了整個辯論會、看完了整篇辯論稿，我依然不知道辯論的同學們是用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的。

其中反方說，傳統文化的形式是會改變的，而精神本質卻不會改變，他們在政治上舉了：十八世紀美國自由政治信仰至今依舊不變；中國的政治是古代中央集權的延續。其他方面，有禮貌就是傳統的價值；還有引用書經上“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來說明古代的傳統文化依舊符合于現代民主政治、教育平等和現代化的科學精神。

美國是怎樣的一個自由之邦？它的自由政治信仰，說穿了，只是冷酷無情的資本貿易的“自由”。中國古代是帝皇專制的中央集權，怎麼說中國的政治是古代中央集團的延續，根本不分是非黑白。所引自書經上的一句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一句話的產生，是古代東周人民在實踐中認識了客觀規律，生產力逐漸發達，統治者也體會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却是負擔賦稅的庶民，所以認爲天命也就是民生和民意。但對這一點的認識，並不代表古代就有民主政治思想，相反的，這正是要幫助統治者鞏固他們的政權；孔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要恢復周制，要求天子治天下，而諸侯治本國，統治

權還是要集中在奴隸主手中的；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嗎？他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怎能說明他有教育平等精神。

反方的同學還提到民族性的傳統性。日本人的民族性當然不止看櫻花，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正遭受到所有具正義感的日本人民，極力反對；民族性有些地方，並不都是有傳統文化價值的。更可笑的，一位同學竟說：人逐漸失去了人的價值，所以現代人類渴望傳統文化中保留自我的個人主義；這一句話，根本不懂在說什麼，倒有點存在主義的味道，那也懶得費勁去猜它的意思了。

正方的同學要說明傳統文化的價值是逐漸消失的，他們舉了中國字的簡化，也舉了舊社會制度的大家庭和現代的小家庭，還有神權和君權的沒落。正方企圖用形式的變遷來說明傳統文化價值的消失；而反方却以中國字的簡化後並沒有改變字義；神權和君權的沒落，近代民主制度的興起，只是統治的形式改變，精神未變。真是各執一詞，難分難解。

然而，事實上文化只單指精神上或形式上的麼？肯定的是文化包括了精神與物質，也包括了事物的形式與內容，雙方都只抓住文化裡的一部份，而展開辯論，當然是一點結果也沒有。

文化的傳統價值，當然不是形而上地逐漸消失；對於傳統的文化，應該以先進的眼光，着實地批評，存精去蕪，要它為現代服務。如孔子與墨子的思想體系；數千年來，儒家的思想，一直成為中國人民前進的絆腳石，而現在，經過着實的批評，孔家店已被打倒，墨家的理論，却重新賦與肯定的評價。對這兩種思想體系，我們看到的，並不是它們的價值在消失或不消失，而是完全用近代人的眼光重新評價。再舉針灸這古代的醫學遺產，那不是價值的消失，而是重新的發揚。再如，在歷史上如何評價農民起義，我們看到的是對整個歷史文化的重新評價，要古代的為現代服務。所以，傳統文化的價值絕不是形而上地消失或不消失，價值是在改變，對傳統文化是要重新評價的。

這辯題出得當然不恰當，所以兩方面的同學辯來辯去，也只是各執一詞，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更舉了一大堆不恰當的例子來互相辯駁，結果當然是非常可笑的。

第四場的辯題是：小國家所應該追隨的唯一實際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跟大國家結盟的政策。

反方一開始便列了小國跟大國結盟的積極性：

(一) 在軍事上，小國可以爭取到大國的協助和庇護，以便更好的保障自己的安全；

(二) 在經濟上，適當的援助貸款，經濟實施的改善，都有賴結盟大國助一臂之力；

(三) 在文化上，科學技術的交流，教育制度的改進，對小國家會有更積極的幫助。

又說小國可以利用大國那種妄自尊大企圖控制世界的心理，以取得經濟上的援助。這些簡直是天方夜

譚裏的神話，不要說不能令人信服，就是反方的同學也明白自己如何牽強附會，顛倒是非；這是整個辯題限制着他們這樣說的。

反方同學還說，大小國相差太遠，結盟是必然的；中小國家結盟的失敗，大國操縱區域性的組織與組織未能完成任務；亞非不結盟外交政策的完全失敗；來說明不結盟政策為不實際的外交政策。為什麼不追問不結盟外交政策失敗的原因呢？為了辯論，却不惜埋沒了事務的真相，歪曲事實。

正方同學把柬埔寨的事件，說是因為“他們”要跟隨龍諾，靠攏美國。只可惜正方卻沒有指出“他們”究竟是誰？同樣的，正方同學也把捷克事件說成是他們要跟隨蘇聯走的結果。為了辯論，一切的複雜的事實都變成了簡單的邏輯了。

看這四場的辯論，只見雙方同學都手拿着一張準備好的紙片，在會場上大聲宣讀收羅來的雞零狗碎的資料；對於對方提出的例子，只能給于零星的反擊，甚至充耳不聞；這說明了辯論同學對辯題非常陌生，所以，與其說是一場辯論，無寧說在比賽誰的資料多；幾晚的辯論不難看到雙方各執一詞，你說你那套，我談我那套，而沒有針鋒相對；也難怪某一辯論員說：這樣的辦法，辯到明天也辯不完，更難怪裁判員也大發牢騷，公說公理，婆說婆理，教他們難以下判斷了。

縱觀這四場的辯論會，不禁產生了一個問題，辯論會的意義是什麼呢？闡明事理？文化、思想交流？除了讓幾個精英，在電視台上現身，宣揚個人英雄之外，實在什麼也沒有得到。

辯論會能闡明事理嗎？像這四場辯論會的辯題，如什麼自由啊，婦運啊，傳統文化價值，還有結盟問題等，有的連題目的概念也分不清楚，辯來辯去，還是概念裏造文章，不但沒有結果，反而舉了一大堆不正確的例子，混淆了事物的真相；有的明明牽強附會，也不得不硬辯死辯，支撐下去；更可笑的，有的不但分不清楚是非黑白，反而像三歲小孩童在意氣相罵。

但我們必須分清楚，這些現象的產生，究竟在辯論的同學本身的思想認識之外，還有什麼原因呢？辯論會的目的就是要辯倒對方；參加辯論會的同學，為了辯倒對方，當然不惜舉了一大堆不恰當的理論，顛倒是非。辯論技巧愈好，就是顛倒是非本領愈強，對人們所引起的不良影響就更巨大了。辯論會在本質上，根本不能使人看清事物的真相，這也是它無可避免的一個弊病。

時代的青年，是應該分清是非黑白。這一個時代，在新與舊之間，需要的是更多是非分明的青年。在這裏，不是抱着對個人否定的態度，對不恰當的例子和論據却是必須指出的；要否定的是辯論會本身，因為它本質上那無可避免的弊病，也是不可無視的弊病。

他们的 坚强斗志



施暴者也低下了头。

威武不能屈，更何况是不义的暴力。



男 豪个世 传遍了

只要我們在 就安祖國 的山野長綠

決死團結的老年行動隊。



少年行動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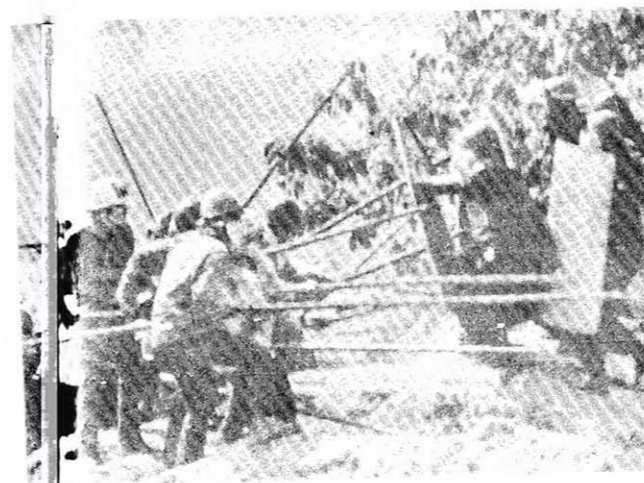
明知征途有艱險，越是艱險越向前。



看！對一個少年施暴。



準備迎擊。



互相對峙。

英雄的日本人民

三里塚人民抗暴事

是什麼使日本千葉縣三里塚名揚四海？是這塊土地上英勇的人們！爲了保衛他們生長的地方，維護全民的利益，他們抗議日本政府在當地建軍用機場。三里塚的農民與工人學生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向來犯的暴力給以最頑強的抗拒。他們建有駒井野等「團結小屋」和各種防禦工事，儘管後來更大的暴力把它們破壞了，但三里塚人民始終沒有停止戰鬥。經過了五年的鬥爭，不論男女老幼都鍛鍊得更堅強。他們英勇的事跡傳遍了整個日本，以至全世界。



機動隊動用了鎮暴車，水龍，催淚彈圍攻農民和學生建成的堡壘。

我們的 下 一 代

言

報載一位英校女教師，因為接受一百元的賄賂，替一個商人的兒子報名，而遭控於法庭。為了報名而必須賄賂，這固然是新加坡教育界的一種畸形現象，最令人吃驚的是教師也「狼狽為奸」起來。

有一回，路經某校，恰巧先生正在出作文題目，第一道題目是「論電影分類制度」，第二條是「少女的夢」，第三條是「少奶奶與小販」，第四條……，真個是令人瞠目結舌，慘不忍睹，可憐這些十四、五歲的學生們，都非要被「催熟」不可了！不久以前，一個英校的男教師，竟然「非禮」了三十多位乳臭未乾的女學生，則當然更是令人嘆為觀止。

一位當校工的朋友也告訴過我，他那間學校的教師警告學生們不可以跟他談話，因為，他是校工，是下賤的人。

我們還有什麼可說呢？教師這一行業，已被當成是混飯吃的職業，而再也不是什麼「靈魂工程師」的工作。

而最可悲的是我們的「下一代」。

出名 生在絕 後 改了島



學

麥里芝蓄水池畔有一個很大的高爾夫球場，它是一個人們每天視而無睹的窗外大事物，但是這個平常的大事物倒具有不少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 它有一片起伏無際、綠草如茵的土地。
- 每天只有為數幾個穿着運動衣、遮陽帽，帶着大肚皮，空着兩手在它上面漫步的大運動家。
- 大運動家背後一定跟着背着大皮袋蹣跚走着的馬來青年同胞。下雨時，他們還得為大運動家撐傘，讓他們專心繼續打球。
- 它是唯一擋得住「重建」、「發展」等等威力無比的靈符的土地，多少家園被逼的人們懂得它是神仙的樂園。
- 它從不擔心剷泥機敢動它的一根毫毛。
- 它現正等待着另一個美麗的同胞妹妹出生在改了名的絕後島。

四肢發達 頭腦簡單

能

「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這總不是好事。為了要表現我們這兒的青年人是「飽食終日，有所用心」的，也為了要給他們提供一些用心的機會，一場糾集各地精英的空前雄辯大會上演了。

這次辯論會的幾個題目，都是些堂哉皇哉的專題，每個題目都包含了許多個待下定義的概念。這樣一來，可真合那些可愛的大專學生的胃口，下定義，鑽牛角尖，好不熱鬧！結果是循題而辯，越辯越入死胡同，搞得黑白模糊，是非不清。聽眾有時好像進入了大觀園，有時又像進入了迷魂陣。

這樣子的辯題的確收到了引人「用心思考」的實效，也提供了年青人鑽牛角尖的新方向。



英
國

好化文的

載

有一位來自外國的所謂「專家」，在這兒暢談「不同文化」對孩子智力的影響。

他說：「曾經有人進行一項實驗，把印度的一些孩子帶到英國受教育，結果發現了他們的智力大增。」他因此強調「好」的文化，能培養出聰明的孩子。

由這一點，使人想起了春秋戰國時代，齊國的晏子出使楚國，楚王為了要奚落他，故意把一個做賊被捕的齊國人推出來，嘲笑齊國人到楚國來做賊。沒想到晏子回答說，那是楚國的水土太壞，齊人一到楚國也不得不被帶壞了。

晏子的故事使我們更覺得專家的高論不新鮮。但專家所強調的「英國的文化『好』，能培養出聰明的印度孩子。」倒是可引人深思！為什麼偌大的一個大國會有過偌小的一個宗主國？為什麼偌大的一個民族還擺脫不了苦難？為什麼世界「最大」的女總理成了侵略英雌？

想到這裡，專家的話有時似乎也很有道理！



影



三毛：

在這時候這地方，想找一部適合兒童觀看的電影簡直難如登天。那些渲染個人英雄主義，強調個人的恩恩怨怨，誨淫誨盜的所謂「武俠」片，以及標榜着「兒童不宜觀看」的X片，不但不適合兒童觀看，就是成年人看了也沒多大好處。

或者有人會得意地高喊：我們這兒有的是「文藝」片。

這該是個天大的好消息，我連忙翻開報紙查閱電影欄，過後也跑了幾間戲院連續參觀了幾部「文藝」片。起初這些「文藝」片搞得我滿頭霧水，過後才猛然發覺這些拍「文藝」片的「文」人清一色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奸商。他們掛的是「文藝」招牌，推銷的全都是反常的三角四角等多角戀愛，（所謂「文藝」，是少不了戀愛吧？）對這些畸形的不正常的戀愛關係，影片不但不給予抨擊否定，反而加以默許讚揚，這是何居心呢？除此再參些黃色色素，就成為那一班「文」人心目中的「文藝」片，他們就以此招搖過市來矇騙毒化我們的電影觀眾。

但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謂「文藝」片的壽命想也剩不了多少，願大家努力，對這班牛鬼蛇神給予迎頭痛擊，絕不讓他們有苟延殘喘的機會。真理得到伸張的那一天，就是牛鬼蛇神滅亡的日子！

觀眾需要的是像「屋」、「天堂奇遇」、「映山紅」、「小當家」等這些有血有淚、有俠有義的影片。看最近「小當家」放映時的盛況，至今天為止已聯映了五十多天還欲罷不能，此情此景使人們歡欣地笑了。

真理正義總要戰勝一切魑魅魍魎！

泉：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工作之外，每個人都有自己所喜愛的娛樂節目。而其中最普遍又最受歡迎的要算是電影了。因為人們只要花一元五角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戲院裡觀賞自己所喜愛的影片。

但是，在我們這裡所放映的是一些什麼電影呢？不容否認的，除了少部份對人們的思想有着教育意義之外，大多數都是一些來自港、台等一些不健康的電影機構出品的影片，這些影片的內容宣揚不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鼓吹愛情至上的不健康思想，宣揚個人主義、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壞思想。尤其是色情片對廣大青少年的毒害更是嚴重，青年男女如果意志不堅定，思考力不強，受不了它的引誘，不小心的踏進放映這些色情電影的戲院裡，就有可能因此而慢慢的墮落下去，以至不能自拔。反之好的電影却能指引人們向上向善、追求真理，以正確思想武裝頭腦，反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走向康莊的生活道路上去。

為什麼目前這些內容腐朽不堪的電影能夠充滿整個電影市場？而那些代表進步的給人有着教育作用的電影却難得幾部呢？是沒有這些電影嗎？有的，可是這些却被拒於大門之外，為什麼呢？

黃色文化是一種慢性精神毒藥，它麻痺人民的思想意志，使廣大人民群眾永遠墮落、消沉，沉迷於糜爛的生活中。忘掉本身所受的壓迫和剝削，對於不合理的社會缺乏應有的認識，這樣，那一小撮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爺們和壓迫者，就可以高枕無憂的永遠騎在人民頭上了。而電影在這方面却起着巨大的麻醉作用，這也就是目前黃色電影充滿整個電影市場的主要原因。

既然電影對人們的思想意志有着這樣重大的影響，所以要消除黃色電影對人民的思想毒害，首先，必須徹底改造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但這不是只靠少數人所能改變得了的，只有靠廣大的人民群眾，一切問題才能夠解決。

峰：

媽看了「小當家」回來，我就問她：「好看嗎？」
「我這種沒有用的人看得很辛苦，以後你不要給我買票了。」她帶着傷風似的聲音，不針對問題回答我。

這時，我注意到她紅紅的眼眶。

媽指的沒有用的人，是說他自己感情脆弱，容易掉淚；其實我並不以為然，應說她是個富有同情心的人。這使我記起幾年前的同學明舟來，當時我和他去看了「甲午風雲」，他對影片的內容，絲毫無動於中，

而我知道他看胡燕妮的「何日君再來」時却哭了。我想，在感情上，媽總比他健康堅強；用媽的話，媽比明舟有用。

媽的話更使我下決心，以後在經濟條件許可下，讓她有更多機會看健康的影片。我相信這將使他更放心弟弟的課外健康文娛活動；從長遠看，也將有助於消除她思想上封建不開通的地方。

霧：

在這半個世紀來，電影的發展和廣泛地流行，是在人類精神生活上有重要影響的事件。至於這種影響是好？是壞？那是另一個需要具體分析的問題。

電影只是一種技術，一種表現手法，它本身並不存在問題。問題是它落在什麼人的手中。

當電影不再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裏的地方，它是非商業性的，是爲了廣大民衆在教育和宣傳上的需要而存在的。但在其他地區，電影的製作，完全是一種生產商品的企業。這種企業，過去以歐美爲中心，現在，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了自己的電影企業。不過，不論是在資金、器材、技術上，仍然實際上受到歐、美大電影企業財團，特別是荷里活的影響。而更重要的，是操縱了某一地區以及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的發行權的財團，差不多可以完全左右電影的生產和製作。

這種情況，使我們不難看到，被控制的不僅是電影的製作，更重要的是電影的內容。我們說電影的商業性，其實只是表面現象，或者是一部份性質。而利用電影這一種極有影響力的工具，進行對人們思想意識形態的工作。有這種意圖的人發現到，開始以爲僅是一種娛樂工具的電影，儘管一直被人當成娛樂，其實是效力奇大的宣傳工具。它對觀衆的直接影響和潛移默化，它對各種不同觀衆所具有的適應能力，它的幾乎可以表現現實的任何事物，以至表現非現實的、幻想中的或已經過去的事物的技巧，使它可能受到各種觀衆的歡迎。

因此，我們對電影的影響應當予以重視。

頑：

今天，電影在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上佔有很大的比重，這是由下列的情況促成：

——它是一種形象藝術，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

——觀衆自願進入電影院，這和學生被迫上課，大學生聽演講參加座談會時的心情完全不同。

——看電影被認爲是一種娛樂，人們在思想上最少戒備。

——平均塊半錢的花費並不算太大，普通人都能夠「享受」一下。

上述的各種情況，不只本地爲然，整個歐美以至亞洲的一些地區，例如日本、印度，香港都是一樣。

只要人們稍爲留意一下，就不難發覺，在今天的一些國家中，那股發臭的黃潮是怎麼搞起來的。

在大多數戲院大量上映有毒的電影的今天，我們看電影時就要提高警惕，決不可以視若等閒。我們要糾正把電影當成「娛樂」、「消遣」、「享受一下」這些錯誤的觀念，以爲隨便看一兩部不成問題，而致中毒受害還懵然不自知。

風：

電影是一種主要的大衆傳播媒介，又以日常的娛樂方式和人們見面，因此，它成爲了少數掌握着電影的製作和發行的人，利用來影響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的有效工具。

在歐洲大陸，這種情況由來已久。舞台上和銀幕上的醜態百出，是早就存在着的。其之所以如此，是由於這些國家的統治力量本來比較脆弱，急需用各種足以使人意志消沉的手段來麻痺大衆。至於英美兩國，以往在表面上還裝出一些僞君子的模樣，搞什麼舞台劇檢查和電影檢查，太黃的鏡頭和表演就要剪掉、刪掉其中部分，以遮掩人們耳目。但是，四年前，首先是英國撤消了舞台劇的檢查，舞台上居然出現了裸體的「表演」。接着就是「電影檢查」的實際上放得更寬。這是說，表面上，「電影檢查」還存在，其實並不是真的「檢查」，而是通過這個機構，使下流透頂的內容合法化。我們經常看到電影廣告上的「兒童不宜觀看」，都是這一類。另一方面，不少健康有意義的影片倒真正被檢查而禁映。

除了「電影檢查」，許多地方也都陸續地跟隨英美搞「電影分類」制度。這一方法和「電影檢查」互相配合，使到許多更黃更髒的影片都能被保留下來，讓廣大的人們盡情地接受污黃的洗禮。

下期題目：
報紙



談

:

「我們在蘇聯留學」

培光

對於敢向舊事物抗爭、進步的青年來說，蘇聯曾經是令人嚮往的國家。它具有光榮的革命歷史。但是在今天，它是否還是那樣朝氣蓬勃？這個國度里的人民現在是如何地生活？「我們在蘇聯留學」一書會給我們明確的答案。

「我們在蘇聯留學」是四位日本學生在蘇聯留學的所見所聞。這四位學生是新谷明生、足立成男、佐久間邦夫和原田幸夫。這本書詳盡的描寫了今天許多蘇聯青年的思想和生活的腐敗，人民的生活和經濟概況。也連帶談到東歐各國的一些情況。它更分析了蘇聯人民光榮的革命精神，如何受到領導層有意識的戕害？

首先，讓我們看看這四位日本學生留學蘇聯的目的是什麼。他們說：「我曾經強烈地希望在這樣的社會里改造自己」，「……感到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就是回國之後要盡力為人民服務」。原田更清楚地說：「我留學蘇聯，原抱有四項目的：第一，我想正確地了解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向它學習；第二，通過專攻經濟學，學習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第三，希望和新社會里的青年男女共同生活，一起學習；第四，希望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青年交流，正確地了解國際主義精神。」就是懷着這樣崇高的目的與理想，這四位進步的日本青年到蘇聯留學。

然而蘇聯的現實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佐久間說：「……每天接觸到蘇聯修正主義社會的現實，初時令我失望，繼而令我憤怒。」他們所看見的青年並不是新社會里的新人，而是道地的西方式的腐敗的青年。這些青年嚮往西方頹廢的荒淫生活，對世界的認識簡直膚淺得可笑，對政治完全不關心。只喜歡跳扭腰舞，聽爵士音樂。完全是一副不求上進的墮落青年的面貌。

那麼，在蘇聯，一些「力求上進」的青年所追求的又是些什麼？「他們最大的理想，就是進大學，就高職，拿高薪，娶個漂亮的太太，舒舒服服過日子。」他們的這種理想和私有制的商品社會里的「人才」是根本沒有兩樣。腦子里想的盡是個人物質的享受，至於國家與人民的事業一概拋諸腦後。反觀在一些國度里的人民，當提到「你為什麼而工作」的時候，他們的答案總是「為了祖國的建設和全世界人民」。是

什麼因素促使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見解發生，那是何等不同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為什麼會產生前一種思想的青年。只要看一下蘇聯的教育，我們就會得到答案。「在蘇聯的大學里，功課稍微好一點的學生，在畢業以前幾乎都入了黨。」而「入黨，對蘇聯人來說，是一個人一生取得高職優薪、生活優裕和更高地位的不可少的一項保證。」這種以物質來刺激學生、培養學生騎在人民頭上的教育，跟私有制社會的教育同出一轍的。

在蘇聯，象牙之塔里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真正的改變他們腦子里陳舊的毒素。這裡的教授的薪金十分優渥，生活舒適，他們握有很大的影響力。在大學里受到智育第一、背誦第一、分數第一的教育的人，骨子里就鄙視人民大眾。他們一心只想當騎在人民頭上的官老爺。這樣的教育內容必然和實際生活脫節，更不可能學以致用。這就是這個社會變質的一個原因。

在蘇聯，古老的、封建的文化不但沒有被拋棄，反而被小心的呵護。非常華麗的劇院，上演諸如「天鵝湖」、「蝴蝶夫人」等所謂「名劇」，鼓勵廣大的勞動人民去欣賞這些名人貴婦的風流韻事，這那能不腐蝕人民的意志。在經濟結構方面，蘇聯曾經是變化了，但是社會的上層建築却不相應的改變，反而讓舊的繼續泛濫，結果必然阻礙了作為下層建築的經濟的發展。於是蘇聯開倒車了。

舉個例來說，蘇聯在列寧、史大林領導時，曾訂下一套很好的醫療制度。住院費、醫療費等等一切免收。雖然有這樣完美的制度，但是對維持和建設這個制度的人的因素却不重視。醫務人員並沒有全心全意的為人民服務。故此病人在這種公立醫院里不但無法受到適當的治療，而且所見到的儘是官僚的作風。於是私立醫院應運而生。「我們在蘇聯留學」的作者說，在一九六三年夏天，莫斯科僅有一間私立醫院。可是五年後，當他們回國時，私立醫院已經多到不可勝數。在這種情形下，再完美的醫療制度也只是徒具虛名。

這種事例，在今日的蘇聯絕不只單單發生在醫療部門，在經濟方面尤其顯明。它已經從社會主義制度走向私有制度的道路上。在這本書里，我們可以清楚

(轉第28頁)

你戀愛了

(看到不少朋友，一開始戀愛，就整個人都變了。他們說着不同的話，做的是莫明其妙的事。朋友們的意見，再也聽不進耳了。在痛心惋惜之餘，我寫下了這首詩。)

過去的日子
我常聽到你訴苦
看見你唉聲嘆氣
如今你戀愛了
日子忽然變得這樣甜蜜?!
走路時吹着輕快的口哨
睡夢中臉上也帶着笑意
呀!「偉大」的愛情
的確有着驚人的魔力?!

你曾經對我說:

「過去那些日子
每天都是寂寞空虛
(一天長過一年?)
生活對你只是受苦
工作在你是不得已!
(因為要吃飯穿衣。)

現在只恨日子過得太快!
多希望一星期有十四天
一天有四十八小時……
工作苦有何關係?
只要能多賺錢,
有更多時間說愛談情便得。」

「有了錢

約會時就更寫意
可以看戲、吃宵夜
不坐巴士包德士
吃喝玩樂多開心
三更半夜才回家
一點不覺得疲倦
清晨起來去上工
雖然有點頭昏昏
一想起昨晚甜蜜的約會
立刻精神百倍」

(呀!你有着過人的精力)

過去的日子
你雖然有點消極
但也會憤憤不平!
詛咒這社會不合理
閒暇時會捧着好書
在家裡靜靜地閱讀
朋友有事需要幫忙
你也熱心奔走!
現在一有空就打鐵煉鋼,
家只是睡覺的地方,
書本久未動過,
已蒙上薄薄的灰塵,
那群曾經同甘共苦的朋友,
你已經把他們遺忘。

……

現在你有了愛情,
沉醉在甜蜜的小天地裡,
已經忘了過去,
忘了社會的不合理
學習和書本
對你是陌生的東西
朋友的關心勸說

你也充耳不聞
腦子裡只有工作,賺錢
心裡只有愛情、拍拖、看戲……

我年青的朋友
請你告訴我
你走的路將通到哪裡?
這樣的生活是否有意義?
冷靜下來想一想吧!
別讓愛情佔據了你的整個頭腦
矇住你的眼睛
看不到將來,忘了過去!

我們還是小孩?

有人說,我們是人類的春天,
有人說,我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是的,看啊!
我們的足跡踏遍了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我們的喊聲道出了社會多少的不平。

× ×

在馬路上,
我們穿插在川流不息的車輪間,
看見佇立的身影,招手的人形,
我們就飛快的衝過去,
「馬票報!」

× ×

在巴利裡
滾熱的水燙傷了手背
冰冷的雪塊凍紅了手心
站在大人們的身旁
「大叔,要喝杯水麼?」
「太太,要吃碗麵嗎?」

× ×

在街道上
為了逃避地牛的三萬,
我們跟着大人們東躲又西藏
這時候,
我們最怕看見爸爸頹喪的眼光

× ×

是什麼催促我們加速成長?
是什麼佔據在我們小小的心靈上?
你們說
我們還是小孩? ☆益君☆



永遠活着的 人們



獻給教授和詩人黎光咏以及正在為祖國的和平、獨立、統一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南方愛國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

南越 阮黃梅 1962年7月20日

黎光咏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出生於越南中部承天省香茶縣香永鄉明香村的一個愛國家庭里。他從小聰明、忠厚，非常愛好音樂，喜歡寫詩。

十二歲那年，黎光咏成了沒有父親的孤兒。他心中充滿了仇恨。他跟着母親和姐姐住在順化市郊一所小房子里。母親和姐姐節衣縮食，供他上學。黎光咏非常用功，始終是一個循規蹈矩和孝敬母親的人，老師、同學和鄉親們都非常喜歡他。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在“京都”順化，失去了祖國的人們過着令人窒息的生活。父親的去世造成家庭的淒慘情景；找不到出路的男女青年在靜心湖自殺的事件天天都有……這一切在黎光咏的心靈上留下了陰影，使這個少年過早就思考得很多，而且很容易觸景生情。從那時起，黎光咏便開始寫詩。雖然這些由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之手寫出的詩難免還不成熟，但從內容上看，黎光咏那時寫的詩已經說出了他內心的仇恨和對未來的美好願望。

黎光咏十七歲時高中畢業，接着進入西貢大學，並在那里畢了業。

當時的越南當局和帝國主義侵略者看到黎光咏學業好，有才能，便企圖把他培養成未來的得力走狗。於是決定把他送到法國去學習。

經過幾個夜晚的考慮後，黎光咏懷着對家鄉的無限留戀，辭別母親到國外去了。

黎光咏出國不久，國內局勢完全起了變化。我國全國的救國抗戰勝利地結束了。法國殖民侵略者被迫從越南撤走。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內瓦協議開始實現。但是緊接着，美帝國主義代替了法帝國主義，直接插手到南越來，並且通過賣國走狗吳庭艷，竭力破壞我國人民的和平、統一事業，陰謀準備一次新的戰爭。在這種情況下，美吳集團打着長遠的算盤，他們把黎光咏轉到美國去學習。在美國學習期間，黎光咏也曾經考慮過國家的前途，但當時美吳集團正在加緊監視留學生，披着修道士和教授外衣的美國間諜和吳庭艷駐華盛頓大使館人員，加緊控制他和其他留學生，向他們傳播反動思想和反動人生觀。他們從多方面優待黎光咏，希望他將來回國以後成為他們欺騙和鎮壓人民的機構中的一名忠實、得力的知識分子。

由於脫離祖國生活實踐，也由於受到敵人各方面的包圍和蒙蔽，儘管黎光咏曾經思考過一些問題，但他有時對事實和未來却表現了懷疑和徬徨。正在這時，他收到了從順化寄來的家信。在這封長信中，有一小段話震動了他的心靈：“和平已經恢復了好久，但我們的祖國仍然被分割成兩半；我們的家鄉仍然是一片憂傷淒涼。”母親這幾句痛切的話語，勾起了黎光咏對祖國多少懷念和痛苦的記憶啊！他感到心煩、不安，他徹夜不能入眠。這時候美國的現實，美國的“文明”也在他的記憶中出現。他曾經多次看見美國白人學生殘酷地毆打黑人學生，而這僅僅是因為美國有禁止黑人在白人居住區遊玩和往來的法律。他又曾經在兩個星期前，在紐約大學的一次舞會上看到美國女學生撇嘴搖頭，拒絕和一位黃種學生跳舞。此外他還看到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其他政權機關對民主人士、各進步黨派的恐怖陷害；美國派軍隊佔領和鎮壓別的國家，掠奪各國的物產和原料等等。

第二天，在等着開飯時，黎光咏和平常一樣翻看着書報。在一疊報紙中，有一份由吳庭艷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行的舊的『國家通訊』。這張報紙第一版的大字標題上寫着：“美國的邊界伸延到北緯十七度綫”。這是吳庭艷在訪問美國時的聲明。這個聲明，黎光咏早在那一年就聽說過，但今天重讀它，却再也不能忍受。他心情很沉重，腦海里翻騰着風暴，這位愛國學生的心中燃起了憤怒不平的火苗。這是多年來精心培養他的美吳集團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他們所難以理解的。

黎光咏和祖國闊別了幾年又回來了。他心情愉快地踏上西貢碼頭，但是過不多久他便感到有一種沉重的東西籠罩着祖國的土地。在碼頭上，他受到越南當局和密執安大學代表團中的一些美國教授的“殷勤”接待。

在令人窒息的西貢度過了幾天之後，黎光咏乘火

車回故鄉去探望母親。在西貢——順化的列車上，每經過一個車站，每經過祖國的一個地方，看看城市，看看農村，以及在火車上與旅客們的接觸中，他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給祖國帶來的悲慘境況，亡國危機正籠罩着整個南越。

回到家里，順化大學校長、牧師論先生和從前在美國認識的軍官輝少校便來“探訪”他，跟他談到了當前時局和他今後工作的問題。

論牧師和輝少校還答應馬上給他家找一座闊氣的房子。黎光咏應付了幾句，請他們不必太匆忙。

黎光咏在家里住了幾天，與母親訴說別後的思念之情，會見了一些老朋友和親戚，聽到他們介紹了一些國家的情況，便又到西貢去了。

美吳集團早就爲他準備好的榮譽，他都拒絕了。他只接受在張永記學校和西貢其他一些高等學校擔任數學教授的任務。

在他任教的過程中，他和一些進步的教師、學生和作家，用各種適當的形式，舉辦了有關祖國歷史和愛國詩文的演講會，很多大學生、中學生和知識分子都前往參加。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西貢政變後，美吳集團瘋狂地鎮壓各種愛國活動，粗暴地干涉城市中學生和知識界的運動，企圖挽救失敗，穩定局勢。黎光咏在要求改善學校寄宿學生生活的鬥爭中是一個積極戰士，也是西貢動物園舉行的有五千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參加的和平遊行以及反對美吳集團的愚民教育制度、反對苛刻的考試制度、反對抓丁、要求廢除考試手續費、要求在各大學中用越南語講課等鬥爭的積極參加者。

一九六〇年底，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誕生時，黎光咏和成千上萬的愛國學生、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民主人士一樣，充滿信心，熱烈歡迎民族解放陣綫的成立。

一九六一年夏天，在披着修道士外衣的間諜吳庭蜀主持的爲教授和職工舉辦的“人位”訓練班中，黎光咏發表了許多見解，並和知識界的朋友們一起，反對美吳集團在教育上的苛刻制度，並要求縮短學習時間。美國賊和心理作戰人員被迫作了讓步。

當美國侵略者的“新式總督”璫爾汀到南越時，黎光咏和西貢——堤岸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發表了聲明，揭露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面目，要求璫爾汀和全部美國軍事人員從南越滾出去，徹底實現恢復越南和平的日內瓦協議。

黎光咏和他的同伴們的愛國、正義活動連續不斷地在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密集、槍桿和刺刀密佈的西貢展開着。

本來就對敵人有着深仇大恨、對美帝國主義和賣國走狗的面目早已有了深刻了解的教授和詩人黎光咏——這個勇敢的、具有愛國精神的知識分子，毅然地放棄了高官厚祿，不聲不響地爲人民和祖國的權利而鬥爭，他和他的同伴給了美國侵略者以應得的打擊。

黎光咏的功績在於：他爲共同的救國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堅決反對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爲建立一個和平、獨立、自由和中立的南越而鬥爭。

一九六一年八月，黎光咏去探訪一位朋友，正遇上敵人的“掃蕩”，他被敵人逮捕了。從此以後，這位年青英雄的戰鬥陣地就轉到一個布滿着刺刀、槍彈、殺人毒藥和鋤頭機的地方去了。

在美吳集團監牢里的近一年中，黎光咏和他的朋友們遭受到敵人極其野蠻的刑罰。但是，侵略者和賣國賊所施行的一切酷刑始終無法動搖黎光咏的鋼鐵意志，他的愛國精神的光輝照亮着黑暗的監牢。

美吳集團只要求黎光咏宣佈一句放棄反美愛國道路的話，他們就答應他各種特權，但他們是枉費心機的。

敵人用嚴刑拷打無效，便將黎光咏帶到“改造訓練營”去，並且用偽裝起來的特務來包圍他、收買他，用一切方法來引誘他，但是他們還是遭到了黎光咏的堅決拒絕。

在被監禁期間，黎光咏還利用適當場合，如在敵人“改造訓練犯人”時和同“心理作戰署”頭目談話時，揭露美國侵略者的真面目，宣傳越南人在國家遭到蹂躪時期應有正義感和人生哲學。

曾經和黎光咏在美國同過學的輝少校以老朋友的資格到監獄里來告訴他說，反動派就要開庭審判他，並且可能根據一九五九年十月的法令來判決。這傢伙勸黎光咏改變對美國人的某些看法，這樣他就可以向吳庭艷集團的統治機構中的某些有權力的人士請求給黎光咏減輕“處分”。黎光咏搖搖頭，表示“感謝”。他把輝少校送出牢房，並且溫和地說：“對美國人的最正確的看法應該是看他們所幹的事，在當前國家危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的友誼是正確的友誼，那就應該在正義的鬥爭中手挽起手來。”在黎光咏的正氣凜然的話語面前，輝少校只好低下頭去，悄悄地走了。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當西貢的反美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美國走狗吳庭艷開庭審判黎光咏，一方面是公開表示向美國主子賠罪，同時也是爲了鎮壓、威脅、阻撓西貢——堤岸各界人民正在迅速開展的懲罰美國佬的行動。

清晨五點鐘，美吳集團便向法院周圍佈置了密密層層的警察和“公安”人員。

在通往法院的十字路口和各高中畢業生考場及各大、中學校里，配備了“特別警察”。他們配帶着武器，準備了機動車、最迅速的無線電訊和電報設備，以便隨時行動。

那些牛頭馬面的爪牙故意阻攔同胞，但同胞們仍然像潮水般向法院湧去。在首撈街拐彎處站崗的幾名凶狠的僞兵，按照吳庭艷的命令，向同胞們開槍，驅散聚集的群眾。

但是，有着不屈不撓精神和對敵鬥爭經驗的西貢

——堤岸同胞們仍然設法把一些人送到了靠近法庭的地方。

在法庭上，美吳集團也佈防十分嚴密。一批批的密探、特務混在被告家屬和士兵當中，以便進行窺伺和監視。幾百個“保安隊”員在法庭內外站崗，手中握槍，似乎隨時準備向任何敢于同他們爭辯的人開鎗。

儘管如此，美吳集團的吸血鬼們却不能壓服任何人，也無法使被告懾服。關於法庭情況，『西貢晨報』記者寫道：“被告多數是年輕人，他們進入法庭時，仍然神態自若，面帶微笑”。在開庭的前幾天，美吳集團還召集西貢近二大所大、中學校校長，進行恫嚇和威脅，強迫這些校長參加他們的審判，并強迫西貢各學校派出五名到二十名的學生、二名到五名的教師出庭為這次案件作證。

然而，一開始審判，黎光咏教授和愛國青年學生們的不屈不撓的態度，就使美吳集團感到驚慌、失望。因此，他們不得不重新下令禁止各校學生和教師前來參加這次審判。

敵人企圖通過製造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氣氛，用判處死刑，用一九五九年十月的法西斯法令和沾滿了鮮血的鋤頭機，來使黎光咏和他的戰友們在最後的時刻屈服。這樣他們就可以借此大加渲染，以削弱成千上萬被他們逼得不能起來反抗、拯救國家的愛國的南越青年和同胞的鬥爭精神。

因此，敵人作了種種部署，并想盡一切方法，妄圖在這個案件中撈到最大的好處。

但是敵人的算盤打錯了，結果適得其反。黎光咏和其他英雄們拖着遭到敵人極其殘暴地摧殘的軀體，巍然屹立在凶暴的法西斯法庭上。在這樣一個血腥的統治制度的中心，他們昂然抬起頭來，臉上堆着充滿自豪感和信心的笑容。

在軍事法庭上，黎光咏毅然地打斷了吳庭艷的“政府委員”黎文科大校的話，斷然地駁斥了敵人無恥的法西斯的判決。他高聲揭穿了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的侵略行徑和賣國罪行，把敵人的法庭變成愛國者的講壇，把美吳集團推到被告席上，他和他的戰友們成了審判敵人的法官。

吳庭艷的這個走卒——“政府委員”，遭到這突如其來的進攻，美國面目被拆穿了，於是便換了一種粗魯的腔調，大肆辱罵愛國者。黎光咏和他年輕的戰友黎洪思、黎文成和黎文正給了敵人一記頗有分量的耳光：“你是公訴委員，只能判罪，而不能在公眾面前辱罵我們。我們和你都是越南人，但我們之間有不同的政治見解，你抓了我們，你想怎麼判決就怎麼判決，不許你說那些粗野的話！”

黎文科那傢伙惱羞成怒，暴跳如雷地說：“沒有人和你們講理，你們是野獸。”

法庭上所有的旁聽者都不禁搖頭咋舌：“真不像話。一個高級官員，却說出比街上流氓還要下流的話

，這是什麼法庭，簡直稀奇古怪，亂七八糟！”

黎光咏和他的戰友們個個啐唾沫，把臉轉向一邊，不屑看這些傢伙一眼。

當敵人宣判黎光咏和他的戰友們死刑時，他們高呼：“打倒吳庭艷！”“打倒一切法西斯法律！”

黎光咏和他的戰友們的呼聲通過麥克風傳到街上，像一股神聖的力量，震動着整個西貢——堤岸。

“審判官”阮文壽問黎洪思道：

“你懊悔嗎？”

黎洪思感到奇怪，他鎮靜地回答說：“我很後悔。後悔我沒有足夠的手榴彈把美國強盜殺光！”

阮文壽這個屠夫陰險地微笑着說：“過後你會懊悔的。”接着他轉過臉去問黎光咏教授。黎光咏冲着他的臉說：“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我們被捕得太早了。如果我們沒有失去自由，我們一定要殺死那些美國匪首。我們懊悔的只是我們做的事還很不够，還不能滿足祖國和人民對我們的期望。”

旁聽席上的人們哽咽着，萬分欽佩地說：“他們一點兒也不比古代的烈士遜色啊！”

辯護律師們要求法庭寬大處理，“審判官”阮文壽最後一次問道：“被告還有什麼要求嗎？”

黎光咏和他的英雄戰友們立即同聲回答說：“我們不向侵略者和賣國賊提出任何要求！”

吳庭艷的“政府委員”面色慘白，低下頭去。

整個法庭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黎光咏的未婚妻阿蓮昏了過去，但接着她就站了起來。她昂起頭，用那一雙明亮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凝望着黎光咏。

從法庭高高的木欄里，黎光咏拿出了不知什麼時候阿蓮送給他的一條手帕，向阿蓮和同胞們揮舞着，并且輕聲地說了幾句囑咐母親和阿蓮的話。他希望母親和阿蓮克制自己，相信未來。

黎光咏和他的戰友們昂然地、鎮靜地回到了法庭旁邊的臨時囚室。

成千對敬佩、愛憐的眼睛注視着黎光咏和他的戰友，直至囚室的兩扇大門關上。

光榮啊，英雄時代的青年一代！

我們的愛國詩人黎光咏完成了一首最好最美的偉大詩篇。這首詩將要千年萬代地傳下去。

退庭的鈴聲接連響了幾次，打破了沈寂的空氣，但旁聽席上的人們仍然沒有一個站起來。他們感到悵悵，茫然若有所失，他們似乎在留戀、思念着一種他們不忍捨去的高貴的東西。

保衛法庭的部隊中的幾個兵士，在一小時前，看去雖然也有些凶樣，他們的槍上也插着明晃晃的刺刀，臉上也是殺氣騰騰的，但他們和另一些士兵比起來要差一些。現在這幾個士兵的動作就更不那麼有勁了。他們手上照舊拿着槍，但不再像先前那樣舉得挺挺的了。他們臉上顯得出沈思的神態，似乎內心也受到

了譴責。

保衛法庭的少校指揮官走出來，朝着幾個士兵吶喊着，叫他們立即把同胞們驅散，不讓大家在這裡，不然“越共分子”將會乘機進行破壞和“反宣傳”。其實，在這裡，人們看不到什麼“越共分子”，只看到黎光咏這位正為民族獨立、和平、中立而鬥爭的愛國知識分子，和阿蓮這個被劊子手們奪去了愛情的不幸的少女。同胞們集攏在她的周圍，鼓舞着她。正是黎光咏、阿蓮和十一位愛國青年學生成了號召群眾繼續起來進行鬥爭、斬斷敵人魔爪的巨大力量。

阿蓮得到人民的關懷和同情的溫暖，感動地走了，兩行淚水順着她的面頰淌下來。大家不約而同地默默地跟在阿蓮後面，把她送到了家。人們似乎要和阿蓮分担痛苦和憤恨，以表現他們對為祖國的和平、獨立、統一進行不屈的鬥爭的年輕戰士黎光咏和其他愛國青年學生的英勇行動的同情和欽佩。

黎光咏和他的戰友們的崇高行為征服了成千上萬人的心情和情感。

接連兩個月，從金甌角到諒山，從北緯十七度線到易北河畔，從太平洋西岸到太平洋東岸，以及全世界的一切地方，那些懂得愛祖國、愛民族的有良知和人文主義精神的人，都站在黎光咏他們這一邊，嚴厲譴責這些劊子手。

敵人對黎光咏和他的戰友們的非法判決激起了憤怒的波濤，南越各地爆發了成千起反對美吳集團的集合和遊行。

在西貢，當案件宣判後，許多大、中學生憤怒地說：“現在我們什麼也不怕了，要是我們有槍或手榴彈，我們就要向兇狠的敵人襲擊，為黎光咏教授和他的朋友們報仇。”

西貢——堤岸許多知識分子和同胞在談論這個案件時，常常用下面的心里話來表達他們的愛和恨：“我多麼喜歡這些年輕人，他們多麼年輕啊！他們對未來充滿著希望，那伙人把他們處死，實在是野蠻、殘酷。”許多同胞在翻閱「新日報」時，看到了黎光咏和他的戰友們的照片，就無限欽佩地說：“面對着死亡還昂然微笑，實在是光明磊落。這個事件就像沙面的炸彈聲（註1）。他們真像是過去阮大數（註2）等十二位同志。”

從宣佈判決到現在，南越各省的同胞、大學生、中學生還連續給西貢各報社、律師以及吳庭艷的“教育部”和“國會”寄去了許多信件和抗議書，表示了各界人民對這次案件的憤怒，要求立即廢除原來的法西斯判決，恢復黎光咏和其他南越愛國者的自由。不久以前，新安、堤岸地區的八千多名大中學生舉行了長達五公里的遊行示威，要求美吳集團立即撤銷這個判決。

在我國的北方，憤怒的浪潮也不斷高漲。上百萬的北方同胞，從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到教育工作者、大中學生、部隊、新聞工作者、作家、藝術家

以及知識界人士，都在抗議書上簽名，並且發表聲明，表達出自己的憤怒，要求取消對黎光咏的判決，在全國和全世界輿論面前控訴了美吳集團的血腥罪惡。

原在順化念過書的、現在河內工作和學習的同志們也集會抗議這次審判，他們以無比欽佩和愛戴的心情提起了黎光咏：“黎光咏是我們親愛的朋友，他和我們曾經在啓定學校里共同生活和學習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黎光咏三個字在我們心中勾劃出一個聰明、可愛、對祖國和同胞有着濃厚感情的朋友的形象。黎光咏和他的同伴的呼聲正在震撼山河……像他們這樣的人怎麼能够被送上鋤頭機呢？”

在金邊的越僑學生陳氏月娥寫了一首題為「我反對喪盡天良的判決」的詩，在這首詩中，她表達了自己對那班劊子手的痛恨：

……哥哥們！

你們的生活像初升的太陽，
可是敵人剝奪了你們生存的權利，
我們應該起來和他們作鬥爭。

……………

我，一個生活在海外的學生，
聽到了消息，義憤填膺，
我痛恨那殘暴的敵人，
仇視那班吸血的魔鬼。

對殘暴的敵人和那班吸血的魔鬼的反抗怒火，不僅在越南，也在全世界的許多地方燃燒起來。直到今天，已經有四十多個國際組織和各國許多知名人士連續發表聲明，或者打電報給吳庭艷和越南國際監督和監察委員會，強烈譴責這次殘暴的審判，要求美吳集團立即恢復黎光咏教授和其他愛國青年學生的自由。這些組織有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國際學生聯合會、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國際人權協會、蘇聯大學生聯合會、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法國全國高等教育工會，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和平中立國家，法國各殖民地，中近東、拉丁美洲等地的許多文化、教育、青年和學生組織等。

布加勒斯特文科大學學生 V.M. 康士坦丁在給“親愛的遠方朋友黎光咏”的信中寫道：“你在敵人面前充滿怒火、在親人面前充滿愛情的眼睛可能不再存在了，但你對人們的愛將永遠光輝四射，將會使人們愛好和平和自由的意志更加堅定，我知道你是一個教授，又是一個詩人，你熱愛生活，而且很年輕，因此，人們也將永遠不會忘掉你。我們從不會忘記，到處都有我們的朋友和同志。引導我們前進的人英勇地倒下去了……。和平、正義終將獲得勝利，我們將永遠不需要懇求或者痛哭，“戰鬥”這兩個字將永遠鞭策我們前進。”

設在布達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聯盟也採取緊急措施，呼籲各國際青年組織和各國青年組織立即行動起來，迫使美吳集團取消對黎光咏和南越愛國青年學生的非法判決，恢復他們的自由。

編 者 的 話

各地憤怒的浪潮不斷高漲，每時每刻都在沖擊着美國侵略者和吳庭艷賣國集團。製造這次案件的敵人已在爲這個案件而驚慌失措、胆戰心驚。

親愛的黎光咏和南越愛國青年學生們：

五大洲公正的輿論都站在我們的南方這一邊，他們理解、同情和支持我們。你和你的同伴在美吳集團的法西斯法庭上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光輝形象，使我們想到了阮飛卿（註3）、陳平仲（註4）、李子仲（註5）、陳文恩（註6）和祖國成千上萬的光榮兒女。

我們深刻地理解到：你們和親如手足的南方同胞在過去八年中爲了保衛我們祖國可愛的南方，不知流了多少鮮血。

我們越南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越南民族是統一的民族。

叫人如何能安心！南方啊！

鮮血滾滾地流遍。（註7）

現在整個南越就像暴風雨中的海面，你那位高尚的母親和你那當之無愧的未婚妻阿蓮，經過了那個黃昏之後，正和我們成千上萬的同胞一起，繼續在革命的晨曦中前進。

你們永遠活着，死去的將是美國侵略者和吳庭艷賣國集團。你和你的戰友們的名字將永遠載入我們祖國的史冊。

現在和將來的人將會了解我們、你們和整個民族——一個只知道勝利、從不屈服的民族——的痛苦經歷和偉大業績。

【註1】指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越南革命志士范鴻泰在廣州沙面向前來勾結中國軍閥鎮壓越南革命運動的法國總督麥爾林投炸彈的事件。

【註2】阮太敦是越南國民黨領袖。一九三〇年初領導國民黨舉行安三市起義，起義失敗後被捕。他和他的十二位同志英勇就義前，曾高呼：“越南萬歲！”

【註3】阮飛卿是越南十五世紀的愛國詩人。

【註4】陳平仲是越南十三世紀抵抗外國侵略的英雄。

【註5】李子仲是越南印度支那共產黨地下通訊員，知道許多黨內重要機密。一九三一年被法國殖民地逮捕，受到嚴刑拷打，在監牢里和法庭上始終英勇不屈。被害時只有十六、七歲。

【註6】陳文恩是張永記學校的學生。一九五〇年在參加反對美國第七艦隊開到越南的示威遊行中被南越反動當局殺害。

【註7】引自越南著名詩人素友的「叫人如何能安心」一詩。

小啓：漫天虹讀者請示地址，以便聯絡。

這一期我們又刊載了很多有關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文章；無可否認，這是一個偏差。但我們知道，知識份子並不是一個階級。在我們周圍，有不少工農出身的知識份子，他們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然而，在我們的周圍，有更多中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他們還在迷惘、徬徨。

從「替學生急進份子辯護」一文裡，我們聽到了學生們憑着一股赤子之心和正義感，而發出來的反抗醜惡現實的戰鬥聲。然而，即使是「新左派」的學生，他們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在「談我們在蘇聯留學」一文中，我們彷彿看到了無數和我們一樣年青的朋友們正受着慢性的毒害。

「給老師的一封信」是一位朋友對老師的痛切諫言，又是什麼東西組成這些「牢騷」？

！正當全世界的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開展，正當全世界越來越多學生日益覺醒，我們的同學們，却仍然爲了虛榮與銜頭，混淆是非，信口雌黃。這是我們在「四首變奏曲」裡看到的情形。

畫頁「英雄的日本人民」——三里塚抗暴事件，學生們見義勇爲的行徑，不是要令我們汗顏嗎？

我們周圍的許許多多中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却仍然在高嘆沒有出路。是的，仍要在自身階級的死海中浮沈的朋友們，出路是肯定不會有的。但越南的黎光咏和他的朋友們，在九年前已經看到他們祖國的光明前途，同時也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接第22頁）

地看見所謂「經濟新體制」是怎麼一回事。「以利潤和物質刺激作爲經濟發展的原動力」，這就是「經濟新體制」的精神。由於這樣，國家機構所有的工作人員，從上到下都是爲個人的私慾而忙碌，「貪污納賄已成爲公開的祕密」。依作者的看法，蘇聯經濟之所以越搞越糟，最根本的原因是——這體制並不是真正爲人民服務。

這本書對今日的蘇聯打了個有趣的比方。它「把社會主義比做一架飛機，但是現在這架飛機的引擎已經損壞不能起飛，只能擱在那里。人們從這架飛機的外表看來，還是把它當做一架飛機。實際上這架飛機的引擎已經損壞，作爲飛機的本質已經消失了」。

總的來說，這四位作者當日留學蘇聯的偉大的目的，已被殘酷的現實粉碎了。但是殘酷的現實也擦亮了他們的眼睛，使他們認清了蘇聯今日的真面目。它更告訴了我們蘇聯人民對於被篡奪了的革命成果是不會沉默的，遲早要把它奪回來。作爲讀者的我們，這本書對我們最大的教育是分析了蘇聯今日社會的本質，指出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更可以幫助我們看清蘇聯在國際上的一舉一動，不會再被煙幕所迷惑。

短

論

荒謬文學

流浪漢

歐洲近二十多年來的文壇上，吹起了一股描寫人類處於荒謬境界裡的心境的文學歪風。完全脫離了現實的生活。譬如「卡夫卡的蛻變」，描寫一個人變成一條虫後的心理變化過程；「卡繆的瘟疫」，描寫在瘟疫突襲下的一座孤城裡，幾個人對生、死和愛情等問題的思想掙扎。為什麼在他們四周，這麼多值得讚揚的事物，他們不去讚揚，這麼多值得詛咒的東西，他們不去詛咒，偏寫這些無聊荒謬的文學呢？當別人在改天換地的時候；他們却仍沉迷在個人的思想小框子裡。這一些脫離了群眾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身處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尖銳矛盾裡，感到知識份子的力量在衰微中，却又不願看到一個新興力量的掘起；在新舊力量之間，他們所看到的只有荒謬的茫茫的一片。這樣的文學雖然沒有直接向統治者諂媚阿諛，但它的完全無視於現實生活卸麻痺了一部份人的思想意志。這些荒謬之風所以能吹遍整個歐洲文壇，正是它還可用來做麻痺一些人的工具。

在這一片小小的土地上，也有不少自命為高級的知識份子，自以為是社會中的精英，他們盲目崇向外洋的荒謬文學，他們的生活本來就是遠離了群眾——他們高高在上，生活在幾個人的天地裡，他們的生活裡本來就只有荒謬和無聊。

三言兩語

日本長谷川

10月26日阿爾巴尼亞提案通過後，我們一部份人的確是有點興奮的，但冷靜的想一想：「台灣何去何從？」這的確是一件很辣手的問題，我們所看到的台灣是一個殘留軍閥社會。但也有許多像我們一樣的知識份子，對蔣父子長期的佔領統治感到悲憤、不滿，同時對中國的情形沒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台灣一向來實行很嚴的新聞檢查），那種背景下產生的對政治的Taboo 或恐怖感是顯然存在的。當然北京當局不得已時有最絕的一招，就是用武力解放台灣，但是這樣一來吃虧的是台灣人民，那些高級難民將背着金塊飛向歐美避難。由此可以理解到台灣獨立運動的潛在性及北京對此的警戒心，對中國人來講把台灣從母體割出去是很痛苦的事情。鬧分裂時，美蘇日是漁翁得利的，相信北京和台北之間總會有好的解決方法，但眼光要放遠一點、五年、十年……。

＊ ＊ ＊

另一方面，東南亞不會是平靜的，東南亞人拚命想建立一個中立的東南亞，但是仍擺脫不了舊殖民地主義者在經濟、政治上的支配。照10月26日的投票情形看來，東南亞各國都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日本人和外國人將從台灣鬆手而轉向東南亞來，那外表看來像是滋養劑而其實是一種惡性興奮劑的外國投資將源源流入東南亞的肥田。但是不要忘記那些要在我們土地上種田的人是想把肥料吸乾而把成果帶走的。同樣的在一個營養失調的病人身上打一支興奮劑，究竟是什麼居心呢？！

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

老三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很清楚的指出了事物的兩面性。實際上，很多事物本身並無利害可言，它所產生的效果主要決定於人們如何的應用。

無政府主義者所標榜的：反對國家、反對政府、反對法律、反對強權。因為：國家是掠奪機關，政府是官僚底巢穴，法律是資本家私有財產底護符。因此，要徹底改革社會面貌，就得反掉這一切，實現一個「完全自由」的社會。其實，這實在是因噎廢食的辦法。不錯，在我們所看到的一切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與政府就是建築在經濟的掠奪上面，這是必然的情形，然而，在另外一種社會制度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裡，國家是為大多數人民服務的。因此，國家、政治、法律這些工具，我們不能因為它們曾被人利用為掠奪的工具，就摒棄它。實則這些工具的好壞，主要決定於掌握在誰手裡，是為那一些人服務。

馮老師：

妳好！

離校年餘，雖未能與妳見面暢談，但從妳班上同學口中得知這年來，妳過得很好，唯一感到不甚如意的是班上有三幾位「問題學生」。

妳班上的學生，和我相識有來往的不少。對於妳所喜愛的，和認為「有問題」的作了比較，我覺得很詫異，妳的愛憎與我的恰恰相反。

在未談到他們之前，我倒想起以往我們班上那些同學來了。

班上三十七位男女同學，承妳的諄諄教誨，發奮用功，為會考賣力。結果，會考成績為三文科班之冠。相信妳在校長、同學間的威信已大大的提高了罷！然而，可憐的是我們這些書蟲，天天只會死啃書本、往死教材裡鑽，只求一張文憑。對時事、對周遭的一切，不聞不問，結果，一踏入社會，碰到大大小小的難題，往書本上，無從去找；靠自己去闖吧，滿腦子除了死教材外，無他；比起那些往日所輕視的「凡夫俗子」的踏實的勞動階級來，真要叫人羞愧得找洞鑽！

三十七人中，當兵的佔半數。往日那些待人直爽，且似大有作為的同學，如今是烟不離嘴，粗話隨口出。在兵營裡懾于上級的威嚇，服貼馴良得像隻只供人抱玩的貴婦犬；一朝臂膀有「劃」或肩頭有「花」，則不可一世，舉止談吐，咄咄逼人。數百元月薪就把這些同學的靈魂給買了，怎不叫人痛心呢？

當了「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四五位同學中，其中三位在校時，是百分百的「分數主義」者，除了與會考有關的東西外，其他的別想她們會找同學們談；甚至連招呼也不屑打一個。她們彼此間為分數明爭暗鬥、討教師的歡心；心胸狹窄，對人對事黑白不分，最善於做騎牆派。而今進了師訓，依然故我。往日求學時，大罵教師「吃蛇」，把學生當洩氣筒。如今，只不過還在實習，便把功課，一股腦兒的往學生身上推，自己講課不够明白，却怪責學生不動力，開口閉口拉學生見校長、扣品行分數。試想，這一切能不叫人心寒麼？

進了大學的亦不少，然而他們的大學生活是怎麼過的呢？繁重的功課壓得透不過氣來，尤其一到了考試，便不死活的日夜趕功課。功課、功課，除了功課，其他的東西可以一概不理了！為了學分，彼此明爭暗鬥；為了學分，把自己的興趣，撤入冷宮。在這種極其煩悶的情況下，於是，看灰黃電影、聽頹廢歌曲，欣賞無聊的電視節目（禮拜五晚上，一窩蜂的擠到餐廳看花月良宵，將歌星的身材，妝扮，一一品評，

這都是屢見不鮮的事。）玩紙牌等，便成了他們的最佳消遣。三年象牙塔里的生活，跟社會各階層的人隔絕，這難道是我們對他們的希望嗎？！

馮老師！這些都是妳以往的好學生，他們最聽話，事事逆來順受；受了十二年教育，到頭來却自甘墜落；請問，妳還希望妳現在的學生走他們的路嗎？

妳目前的學生中，那些留長頭髮、穿緊身闊褲管的校服，在校搞戀愛，下課大唱無聊歌曲，放學逛戲院、放假忘不了野餐。野餐時玩「瞎子摸象」、「衛生紙纏身」，趁機非禮。玩的盡是這些下流的遊戲。這些學生，妳何以會喜歡他們呢？究其因無非是：上妳的課從不「搗蛋」（上其他教師的課則不然），聽課不求甚解，儘管妳「吃蛇」，他們從不計較；儘管妳講課歪曲事實、胡扯，他們也不辯駁，不拆妳的台；能時時順妳的心意、開些無聊的玩笑；妳說一，他們不敢說二；即使妳無理責罵、發脾氣，他們也會對妳傻笑！這些為了怕年終品行分數被「殺」而事事逆來順受，嘻皮笑臉來迎合妳心理的同學，就是妳所喜愛的。這的確叫人感到失望！

馮老師，只要妳憑着良心想一想，妳一定會贊同我的看法：老校長為了在退休前能獲得「公共服務獎章」，竟然把學生當工具來利用；不管學生的功課繁，不顧他們的能力，一切校外比賽，樣樣逼同學參加，為他多爭幾個好名聲。他這種卑鄙的作為，是人所共怒的。妳班上的幾位同學，因不願被校長利用而逆了妳的意，妳竟對他們憎恨起來。他們三幾位一心向善向上，多方面接觸好的，進步的事物；甚至幫助一些一心求進步的同學，一齊學習。妳不但不能給他們指點正確的道路，在荆棘滿佈的道路上扶他們一把，為了自己的飯碗，竟怕得要死，恨的要命；指責他們搞「小圈子」。教材里的腐朽思想及歪曲事實，史實的部份，他們提出來與妳研討，妳却認為他們有意拆妳的台，眩耀才識，以致把他們當成「問題學生」，上課也不正眼瞧他們一瞧了！

馮老師，在我們這個繁華其表、內在腐臭、牛鬼蛇神大活躍的社會里，身為一個教師，正應負起更大的責任，指導學生認清應走的道路，去為廣大人羣服務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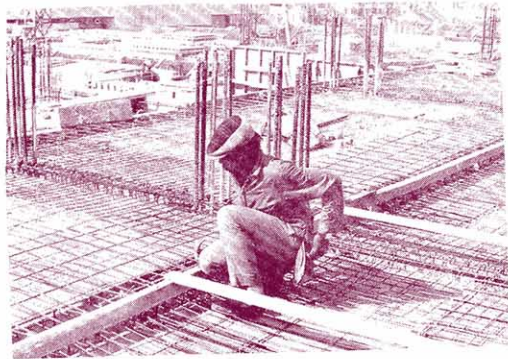
在此，我懇望老師妳能鼓起最大的勇氣，拋開以往一切錯誤的看法、想法與做法；正視這血淋淋的現實社會，為向善向上的青年學生們做一個有正義感的好導師罷！ 此祝

安康

學生：陳諫上
七一·九·廿四



(7) 代表着不同階級的兩種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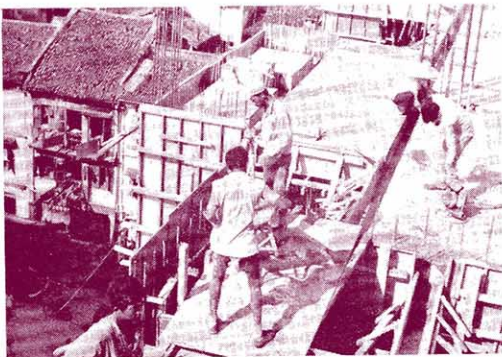


(10) 密密麻麻的鐵絲鐵條製成生活的網。



(8) 「生活的故事是講不完的。」

一失足成千古恨。
 (11) 繫鐵的朋友！站穩你的脚步，不要



(9) 在高樓上忙碌的一群。



(12) 即使是排除打斷的石樁和廢鐵，也是充滿血汗的。

目 錄

高原上的女游擊隊員	1
(越南水彩木刻畫)	
工場上(照片)	2
替學生急進分子辯護	3
SDS 與美國的學生運動	6
從一件小事談起	8
四首變奏的曲子	
——由大辯論會談起	12
英雄的日本人民(畫頁)	15
窗外事	19
我們的下一代	
四肢發達 頭腦簡單	
出生在改了名的絕後島	
英國的文化好	
青年人大家談：電影	20
談「我們在蘇聯留學」	22
詩之頁	23
你戀愛了	
我們還是小孩？	
永遠活着的人們	24
編者的話	28
短論	29
三言兩語	
荒謬文學	
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	
給老師的一封信	30

編 者：知識份子編輯部

地 址：47, DUXTON HILL, SINGAPORE 2.

出版日期：1971年11月

承 印 者：東藝印務公司

定 價：叻幣三角正

M. C. (P) 3119